

横田  
惟季著

戰國策正解

六

138

106

東 京 圖 書 館				
七 冊	一 〇 六 號	五 六 架	三 四 函	子 解 類 和 書 門



戰國策正解卷七下

橫田惟孝著

魏下

五凡十

五章

秦敗東周與魏戰於伊闕殺犀武魏令公孫衍乘勝而留於境

請卑辭割地以講於秦敗必遇反下同令力呈反下同○此疑倒錯當作乘勝而留於境魏令公孫衍卑辭割地以講於秦

少多然而臣能半衍之割而令秦講於王兵留於境將復伐魏故魏恐割地以講和也為竇屢謂魏王曰臣不知衍之所以聽於秦之

何對曰王不若與竇屢關內侯而令趙王重其行而厚奉之因為于偽反○聽許也謂許割地於秦王曰奈

揚言曰聞周魏令竇屢以割魏於奉陽君而聽秦矣關君長曰言魏令趙王重

夫周竇屢之秦而厚奉之遣之也蓋使秦知趙重竇屢之行因揚言恐謂割魏於奉陽君言使李兌割魏地即下文制割是也吳師道曰關內侯之稱不獨起於秦



戰國策正解卷七下 內秦氏印刷



(考異)坊本  
而令下有之  
字以割作己  
割

君寶屢奉陽君之與穰侯。買首之仇也。今行和者寶屢也。制割者奉陽君也。太后恐其不因穰侯也。而欲敗之。必以少割。請合於王。而和於東周與魏也。

夫音扶。○國君長曰。以此易彼。謂之買。抱布買絲。是也。言相仇之深。欲買其首而死。愚謂太后穰侯之姊也。請合於王。謂太后以合周魏。請秦王也。

秦趙約而伐魏。魏王患之。芒卯曰。王勿憂也。臣請發張倚。使謂

趙王曰。夫鄴寡人固刑弗有也。今大王收秦而攻魏。寡人請以

鄴事大王。夫音扶。○固刑。疑倒誤。當作計固。言計固不能。有也。燕策曰。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以鄴事大王。言以鄴救趙事之。趙王喜。

召相國而命之曰。魏王請以鄴事寡人。使寡人絕秦。相國曰。收

秦攻魏。利不過鄴。今不用兵而得鄴。請許魏。相息亮反。○利不過鄴。言戰勝之利。不過得鄴。

張倚因謂趙王曰。敝邑之吏效城者。已在鄴矣。大王且何以報

魏。趙王因令閉關絕秦。秦趙大惡。令力呈反。○惡。謂二國之亦惡。芒卯應趙使曰。

敝邑所以事大王者。為完鄴也。今效鄴者。使者之罪也。卯不知

也。使所更反。○趙王恐魏承秦之怒。遽割五城。以合於魏而支秦。君

長曰。承猶續也。言秦怒趙之絕好。今又惡魏。則魏亦續秦以怒趙也。

芒卯謂秦王曰。王之土未有為之中者也。臣聞明王不背中而

行。背音佩。○中。謂居諸侯之中而計者。王之所欲於魏者。長平王屋洛林之地也。王

能使臣為魏之司徒。則臣能使魏獻之。秦王曰。善。因任之以為

魏之司徒。任音任。○任。保任也。為魏之司徒。所謂中也。謂魏王曰。王所患者。上地也。秦之

所欲於魏者。長平王屋洛林之地也。魏獻之秦。則上地無憂患。

因請以下兵東擊齊。攘地必遠矣。魏王曰。善。因獻之秦。上地。上黨之地。說見

楚策。上黨。韓魏兩屬。趙策。秦盡韓魏之上黨。是也。地入數月。而秦兵不下。魏王謂芒卯曰。地入

已數月。而秦兵不下。何也。芒卯曰。臣有死罪。雖然。臣死。則契折

(考異)坊本  
趙約作約趙  
刑作形一本  
無趙王喜之  
趙字曾本劉  
本鄴事寡之  
鄴作國坊本  
效並作効



〔考異〕高本平並作羊坊本任下無之字一本必遭問有不字坊本無已字無有意二字

於秦王無以責秦王因赦其罪臣為王責約於秦數色主反為于偽反○契券也折毀

也勞毀乃之秦謂秦王曰魏之所以獻長平王屋洛林之地者有謂無微

意欲以下大王之兵東擊齊也今地已入而秦兵不可下臣則

死人也雖然後山東之士無以利事王者矣秦王懼然曰國有

事未澹下兵也今以兵從懼速視也澹贖通給也後十日秦兵下芒卯并將

秦魏之兵以東擊齊啓地二十二縣并音併將子匠反

蘇代拘於魏欲走而之齊魏氏閉關而不通燕策曰蘇代過魏魏為燕執代齊使

蘇厲為之謂魏王曰齊請以宋地封涇陽君而秦不受也夫秦

非不利有齊而得宋室也然其所以不受者不信齊王與蘇代

也今秦見齊魏之不合也如此其甚也則齊必不欺秦而秦信

齊矣齊秦合而涇陽君有宋地則非魏之利也為于偽反夫音扶下同○有齊謂得齊交

也齊善代而魏拘之是不合之甚也唐順之曰魏邊宋秦得宋則日有後國故曰非魏之利也故王不如復東蘇代秦必

疑齊而不聽也夫齊秦不合天下無憂伐齊成則地廣矣復扶又反○東

謂使東之齊也燕策可并考一

五國伐秦無功而還成阜之役見趙策其後齊欲伐宋而秦禁之齊令宋

郭之秦請合而以伐宋秦王許之魏王畏齊秦之合也欲講於

秦令力呈反下同謂魏王曰秦王謂宋郭曰分宋之城服宋之強者大

國也乘宋之敝而與王爭得者楚魏也請為王毋禁楚之伐魏

也而王獨舉宋王之伐宋也請剛柔而皆用之如宋者欺之不

為逆殺之不為讎者也王無與之講以取地既已得地矣又以

力攻之期於陷宋而已矣為王之為于偽反下為王為足為之同○大國及王皆指齊也毋禁楚之伐魏者二國擗難則不能

與齊爭宋也剛柔而皆用之皆不論宋強弱而皆伐之也不為逆不為讎謂宋弱小不能逆讎齊也陷食也謂吞滅也臣聞此言而竊為

〔考異〕高本之齊下有韓字坊本宋崆下不合下並無也字



王悲秦必且用此於王矣。又必且劫王以求地。既已得地。又且以力攻王。又必謂王使王輕齊。齊魏之交已醜。又且收齊以更索於王。秦嘗用此於楚矣。又嘗用此於韓矣。願王之深計之也。秦善魏。不可知也。索所自反。○言秦善魏。而情偽難知。不可以信也。故為王計。太上伐秦。

其次賓秦。其次堅約而詳講。與國無相讎也。秦齊合。國不可為也。己。王其聽臣也。必無與講。賓。賓通。下同。詳。詳通。○堅約而詳講。謂堅從約。而伴與秦和。趙策所謂不得已而必講。則顯五

國復從約。是也。不可為。謂不可。秦權重魏。魏冉明熟。是故又為足下傷秦者。不敢顯也。重。魏。謂重於魏也。或魏字衍。開君長曰。傷。猶害也。言客又為魏王害秦者。恐魏冉覺之。不敢顯其事也。此止重也。言客不為魏

而自為。天下可令伐秦。則陰勸而弗敢圖也。見天下之傷秦也。則先鬻與國而以自解也。天下可令賓秦。則為劫於與國。而不得已者。天下不可則先去。而以秦為上交。以自重也。如是人者。鬻

王以為資者也。而焉能免國於患。焉。於。度。反。○陰勸而弗敢圖。所謂不計也。顯也。不可。謂不可。伐且實也。去。去與國也。下文今足下鬻之以合於秦。九字。疑當在而鬻。鬻。鬻之。鬻。為之所鬻也。言如是人者。鬻王以為自解自重之資者也。而今王為客所鬻。以合於秦。鬻。鬻。免國於患。免

國於患者。必窮三節而行其上。上不可則行其中。中不可則行其下。下不可則明不與秦兩生。以殘秦。使秦皆無百怨百利。惟已之曾安。今足下鬻之以合於秦。是免國於患者之計也。臣何足以當之。雖然。願足下之論臣之計也。曾。音增。○三節。即上文太上其能。損。又。不能。補。必為秦所伐。則鬻。鬻而必死。不與秦俱生。以殘秦。恐謂惟己之曾安。謂惟安己國而已。不敢出兵也。今足下以下九字。錯簡。說見上。論。論。論。計之當否。

燕齊讎國也。秦兄弟之交也。合讎國以伐婚姻。臣為之苦矣。謂之兄弟。蘇秦曰。今燕雖弱。小。即秦王之少婿也。是秦燕婚姻之國也。言燕於齊讎國。於秦兄弟也。黃帝戰於涿鹿之野。而西

戎之兵不至。禹攻三苗。而東夷之民不赴。以燕齊伐秦。黃帝之所難也。而臣以致燕甲。而起齊兵矣。難。乃。且。反。○言合讎國以伐婚姻。帝王之所難。而已為之。此其所苦也。臣

所難也。而臣以致燕甲。而起齊兵矣。難。乃。且。反。○言合讎國以伐婚姻。帝王之所難。而已為之。此其所苦也。臣

（考異）高本坊本並大國作六國今從一本坊本母禁作無禁高



本通下者  
字會本不為  
擬作而無礙  
坊本得地下  
無矣字悲作  
患高本且規  
作且曰坊本  
更索作東索  
又為作有韻  
高本坊本並  
兩生作而生  
今從一本一  
本惟已作惟  
亡坊本今足  
下作無令天  
下論作聽高  
本以聽下無  
齊字坊本臣  
以作臣已高  
本循作偏坊  
本眠作抵周  
最下有周字  
高本次使之  
次作欲坊本  
俯作修朱嬰  
下無既字高  
本案權作秦  
勳

(考異)薛高  
本作薛坊本  
作孽今從會  
本高本坊本  
並王乃作王  
能今從一本  
會本姑作茄

(考異)高本  
無先字坊本  
取作收高本  
心腹作腹心

又徧事三晉之吏奉陽君孟嘗君韓眠周最韓餘為徒從而下

之。下遐嫁反。○餘為，複名。下文可以見矣。燕昭王策有韓為一豈此人手。鮑彪以為與為徒友，非矣。陸樹聲曰：下猶折節下士之下。恐其伐秦之疑

也。又身自醜於秦扮之。醜，猶羞也。扮，疑當作紛。言恐秦陽之徒，伐秦之不請。決，又身自羞。秦紛亂從約，故擬身敢為。如下文。請

焚天下之秦符者臣也。次傳焚符之約者臣也。次使五國約閉

秦關者臣也。天下之秦符，謂秦符在諸侯。秦關，謂不與秦通。奉陽君韓餘為既和矣。蘇脩

朱嬰既皆陰在邯鄲。臣又說齊王而往敗之。天下共講。因使蘇

脩游天下之語。而以齊為上交。兵請伐魏。臣又爭之以死。而果

西因蘇脩重報。臣非不知秦權之重也。然而所以為之者。為足

下也。說始銳反。取必適反。爭音評。重報之重，直用反。○既和，既同於伐秦也。蘇脩朱嬰，亦三晉之吏。皆既在邯鄲。議伐秦也。往敗之，謂之秦敗。宋郭合秦之約。游字未詳。恐當作嬰。蓋謂嬰諸侯盟約之語。兵疑齊訛。謂齊請伐魏於秦也。果決也。言以死爭齊王。而決不伐魏。鮑彪曰：領在邯鄲。齊之西也。報以齊不伐魏。

葉陽君約魏。魏王將封其子。葉舒涉反。○吳師道曰：葉即秦之訛。李兌也。恐按趙策亦有此事。吳說是矣。其子，免子也。

謂魏王曰。王嘗身濟漳。朝邯鄲。抱葛薛陰成。以為趙養邑。而趙

無為王有也。王乃又封其子河陽姑密乎。臣為王不取也。魏王

乃止。朝直遙反。養羊尙反。為王之為于偽反。○抱猶率持也。養邑，供養之邑。有謂為援助也。

秦使趙攻魏。魏謂趙王曰。攻魏者。亡趙之始也。昔者晉人欲亡

虞而先伐虢者。亡虞之始也。故荀息以馬與璧。假道於虞。宮之

寄諫而不聽。卒假晉道。晉人伐虢。反而取虞。故春秋書之。以罪

虞公。卒子律反。○反還也。春秋僖五年曰：晉人執驪公。杜預曰：驪公貪璧。馬之寶。距絕忠諫。稱人以執。同於無道於其民之例。所以罪虞也。今國莫

強於趙。而并齊。秦王賢。而有聲者相之。所以為心腹之疾者。趙

也。并音併。相息亮反。○并，猶合也。聲，名望也。言趙強而父合齊。而秦君臣賢。故知心腹之疾。而欲亡之。魏者。趙之號也。趙者

魏之虞也。聽秦而攻魏者。虞之為也。願王之熟計之也。

秦將伐魏。魏王聞之。夜見孟嘗君。告之曰。秦且攻魏。子為寡人



謀奈何。孟嘗君曰：有諸侯之救，則國可存也。王曰：寡人願子之  
行也。重爲之約車百乘。孟嘗君之趙，謂趙王曰：文願借兵以救  
魏。趙王曰：寡人不能。孟嘗君曰：夫敢借兵者，以忠王也。王曰：可  
得聞乎？孟嘗君曰：夫趙之兵，非能強於魏之兵；魏之兵，非能弱  
於趙也。然而趙之地不歲危，而民不歲死；而魏之地歲危，而民  
歲死者，何也？以其西爲趙蔽也。今趙不救魏，魏歃盟於秦，是趙  
與強秦爲界也。地亦且歲危，民亦且歲死矣。此文之所以忠於  
大王也。趙王許諾，爲起兵十萬車三百乘。爲寡重爲爲起之爲于僞反  
下同。○西爲趙蔽，謂魏在趙西，爲之隱蔽，敵敵血也。趙與強秦  
爲界，言魏合於秦，則趙與秦接界，其地與民歲危且死亦如魏。又北見燕王曰：  
先日公子嘗約兩王之交矣。今秦且攻魏，願大王之救之。○君長  
曰：字，文稱其父。○燕王曰：吾歲不熟二年矣。今又行數千里而以助

當日先公子

魏且奈何。田文曰：夫行數千里而救人者，此國之利也。今魏王

出國門而望見軍，雖欲行數千里而助人，可得乎？○敵色主反，下同。○  
國見伐，故出國門

而望見敵軍，燕王尙未許也。田文曰：臣効便計於王，王不用臣之忠計，

臣請行矣。恐天下之將有大變也。王曰：大變可得聞乎？曰：秦攻

魏，未能克之也。而臺已燔，游已奪矣。而燕不救魏，魏王折節割

地以國之半與秦，秦必去矣。○游，防魏之所，或游困音近而誤也。秦已去  
臺，播游秦，言秦軍入國之深也。秦已去

魏，魏王悉韓魏之兵，又西借秦兵，以因趙之衆，以四國攻燕，王

且何利？利行數千里而助人乎？利出燕南門而望見軍乎？則道

里近而輸又易矣。王何利？○易以鼓反。○何猶孰也。輸送軍糧也。四國來伐，燕  
出兵拒之，故曰道近輸易，以反燕王言行數千里

而助魏也。燕王曰：子行矣。寡人聽子，乃爲之起兵八萬車二百乘，以

從田文。魏王大說曰：君得燕趙之兵，甚衆且亟矣。秦王大恐，割

(考異)曾本無非能之能字坊本兩王作兩主臣請作文請曾本主利下添字字坊本二



百作三百於魏下一木添魏字

〔考異〕高本連魏秦伐楚章坊本北郭作郭北得許上吳補攻魏二字

〔考異〕劉本珪作圭坊本秦作奸劉本能無作能下坊本人議下無臣字

地請講於魏。因歸燕趙之兵。而封田文。從才用反說音悅恐丘勇反

穰侯攻大梁。乘北郭。魏王且從。郭疑郭若郊之訛。乘周人謂穰侯曰。乘黎之乘。勝也。從。順服也。

君攻楚。得宛穰。以廣陶。攻齊。得剛博。以廣陶。得許鄆陵。以廣陶。

秦王不問者。何也。以大梁之未亡也。今日大梁亡。許鄆陵必議。

議。則君必窮。為君計者。勿攻便。為于偽反。陶。穰侯之邑。許鄆陵。魏地。開君長曰。齊楚不亡。獨梁亡。則秦以并其地。乃以再得許鄆陵。必有取。議。恐。此客為魏王說也。

白珪謂新城君曰。夜行者。能無為姦。不能禁狗使無吠已也。故

臣能無議君於王。不能禁人議臣於君也。秦策段產語。同說見彼。

秦攻韓之管。魏王發兵救之。昭忌曰。夫秦強國也。而韓魏壞秦。

不出攻則已。若出攻。非於韓也。必魏也。今幸而於韓。此魏之福

也。王若救之。夫解攻者。必韓之管也。致攻者。必魏之梁也。夫音扶。韓魏

接。解猶。免也。致來也。魏王不聽。曰。若不救韓。韓怨魏。西合於秦。秦

韓為一。則魏危。遂救之。秦果釋管而攻魏。魏王大恐。謂昭忌曰。

不用子之計。而禍至。為之奈何。昭忌乃為之見秦王。曰。臣聞明

主之聽也。不以挾私為政。是參行也。願大王無攻魏。聽臣也。丘恐

勇反。為之。之。為于偽反。下。為王同。○關君長曰。為政。若。曠。昔之。羊。子。為政之。為政。秦王曰。何也。昭忌曰。山東之從。

時合時離。何也哉。秦王曰。不識也。曰。天下之合也。以王之不必

也。其離也。以王之必也。今攻韓之管。國危矣。未卒而移兵於梁。

合天下之從。無精於此者矣。以為秦之求索。必不可支也。從子容反。下同。

卒子律反。索所白反。○稱猶甚也。支猶止也。故為王計者。不如制趙。秦已制趙。則燕不敢

不事秦。荆齊不能獨從天下。爭敵於秦。則弱矣。秦王乃止。關君長曰。韓魏

方被秦攻。趙已見制。燕亦事秦。六國猶有齊楚。是以不能合。天下之從。齊楚並無與國之援。而爭敵於秦。則齊與楚兵皆弱矣。

〔考異〕高本壤秦之案作梁坊本必魏問有於字會本而於問添歸字高本坊本並若不下有因字今從劉本坊本何也下無哉字之合下無也字高本如制之制作齊坊木荆齊之齊作齊



芮宋欲絕秦趙之交。故令魏氏收秦太后之養地。令力呈反、養羊尚反、下同、○芮宋、魏

人也、張洲曰、太后養地、蓋魏地、而割以奉秦者、故收之以激怒秦。秦王怒。芮宋謂秦王曰。魏委國於王。

而王不受。故委國於趙也。國君長曰、委國於王、猶言以國歸王、不受、言秦不親魏。李郝謂臣曰。

子言無秦而養秦太后以地。是欺我也。故敝邑收之。秦王怒。遂

絕趙也。李郝、趙人也、無秦、言不與秦通好。

為魏謂楚王曰。索攻魏於秦。秦必不聽王矣。是智困於秦。而交

疏於魏也。楚魏有怨。則秦重矣。故王不如順天下。遂伐齊。與魏

便地。兵不傷。交不變。所欲必得矣。為于偽反、索所自反、疏疎通、○蓋諸侯欲與楚伐齊、故曰、順天下、遂伐齊、與魏

便地、謂勝齊得地、以與魏之所便也、不攻魏而與地、故兵不傷、交不變、楚魏交合、則秦不重矣、勝齊則楚重矣、故曰、所欲必得矣。

管鼻之令翟強與秦事。與音預、○令疑當作與、事、使事也、蓋魏王令二人與秦使事、而重與輕強、故強不欲使秦、客為強說魏王

如下謂魏王曰。鼻之與強。猶晉人之與楚人也。晉人見楚人之

急帶劍而緩之。楚人惡其緩而急之。惡鳥路反、○言二人性行相反、若晉人楚人帶劍緩急不同、今

鼻之入秦。之傳舍。舍不足以舍之。強之入。無蔽於秦者。強王貴

臣也。而秦若此。其甚安可。傳直懸反、○舍不之舍、恐衍、不足以舍之、言守衛之盛、舍不能容、無蔽、謂無守衛者、甚、謂秦輕強之

甚、蓋二人之秦、行裝大異、故秦之待之如是也。言二人性行既相反、輕重又不均、必敗事也。

成陽君欲以韓魏聽秦。魏王弗利。白圭謂魏王曰。王不如陰使

人說成陽君。曰。君入秦。秦必留君。而以多割於韓矣。韓不聽。秦

必留君。而伐韓矣。故君不如安行。求質於秦。成陽君必不入秦。

秦韓不敢合。則王重矣。說始說反、質音致、○國君長曰、徐行不進、求質于秦、以示將得質而後行、然事必不成、成陽必不入秦、衛哲

夫曰、安按誤、言止其行而不發、亦通。

### 安釐王 凡二十 二章

秦敗魏於華。走芒卯而圍大梁。敗必遇反、華胡化反、○芒卯、魏將也。須賈為魏謂穰侯

〔考異〕坊本無章末之也字。

〔考異〕坊本敵作敵。

〔考異〕坊本圭作圭無敢字。



曰臣聞魏氏大臣父兄皆謂魏王曰初時惠王伐趙戰勝乎三

梁十萬之軍拔邯鄲趙氏不割而邯鄲復歸為于偽反下為陰同復扶

也齊人攻燕殺子之破故國燕不割而燕國復歸故國猶舊都蓋王增

而重出地也宋中山數伐數割而隨以亡臣以為燕趙可法而

宋中山可無為也并音併難乃且反重直用反數色夫秦貪戾之國而

無親蠶食魏盡晉國戰勝鞏子割八縣地未畢入而兵復出矣

夫秦何厭之有哉夫音扶下同豈津忍反下同今又走芒卯入北地此

非但攻梁也且劫王以多割也王必勿聽也鮑彪曰北地今王循楚

趙而講楚趙怒而與王爭事秦秦必受之秦挾楚趙之兵以復

攻則國救亡不可得也已願王之必無講也王若欲講必少割

而有質不然必欺質音致○循當作倍史記作質可也言一國之於一

也必少割地而求秦質子不然必是臣之所聞於魏也願君之以是慮事

也此臣賈自謂周書曰維命不于常此言幸之不可數也夫戰勝

鞏子而割八縣此非兵力之精非計之工也天幸為多矣今又

走芒卯入北地以攻大梁是以天幸自為常也智者不然周書康

臣聞魏氏悉其百縣勝兵以止成大梁臣以為不下三十萬以

三十萬之衆守十仞之城臣以為雖湯武復生弗易攻也勝音升

萬之衆而志必舉之臣以為自天下之始分以至於今未嘗有

之也攻而不能拔秦兵必罷陰必亡則前功必棄矣輕選政反罷

今魏方疑可以音疲○信當

作倍史記作質亦可以證矣楚趙救兵在後故曰倍三十萬之衆

在三十仞之上故曰魏下當作地史記作地陰即陶穰侯封邑也

九



〔考異〕坊本  
趙戰下無勝  
字筆作墨曾  
本縣作姓坊  
本可得下無  
也字工作功  
亡則下無前  
字高本無收  
魏之缺字坊  
本令作合無  
作毋

少割收也。願君之及楚趙之兵未任於大梁也。亟以少割收魏。

魏方疑而得以少割為和。必欲之則君得所欲矣。魏方疑、謂魏王方  
疑大臣之言、任當

作至、史記作至、所  
欲、謂所欲之地、楚趙怒於魏之先已講也。必爭事秦。從是以散而

君後擇焉。從子容反、○先已講、謂先二國救兵未至、  
而與秦講、君後當作後君、擇謂擇所與也、且君之嘗割晉國取

地也。何必以兵哉。夫兵不用而魏效絳安邑。又為陰啓兩。機盡

故宋。衛効尤憚。秦兵已令而君制之。何求而不得。何為而不成。

臣願君之熟計而無行危也。穰侯曰善。乃罷梁圍。史記兩下有道字、  
此恐脫落、司馬貞

曰、魏效絳與安邑、是得河東地、言從秦適陶、開河西河東之兩道、愚謂秦既得地、而冉  
又為陰啓兩道、故曰又、令當作全、史記作全、言以機會盡得故宋之地、衛必効尤憚、是  
秦兵已全、而冉為其制、如是、則求無  
不得、為無不成矣、行危、謂圍大梁也、

秦敗魏於華。魏王且入朝於秦。敗必逆反、華胡化  
反、朝直遙反、下同、周新謂王曰。宋人

有學者。三年反而名其母。其母曰。子學三年反而名我者。何也。

其子曰。吾所賢者無過堯舜。堯舜名吾所大者無大天地。天地

名。今母賢不過堯舜。母大不過天地。是以名母也。其母曰。子之

於學者。將盡行之乎。願子之有以易名母也。子之於學也。將有

所不行乎。願子之且以名母為後也。今王之事秦。尚可以易

入朝者乎。願王之有以易之。而以入朝為後。盡津忍反、○有以易名  
母、謂有他稱易名母、以

名母為後、謂後  
名母而不為也、魏王曰。子患寡人入而不出邪。許綰為我祝曰。入

而不出。請殉寡人以頭。邪音耶、下同、為于偽反、下為王為秦  
為魏自為同、祝之又反、○從韓曰殉、周新對曰。

如臣之賤也。今人有謂臣曰。入不測之淵而必出。不出。請以一

鼠首為汝殉者。臣必不為也。今秦不可知之國也。猶不測之淵

也。而許綰之首猶鼠首也。內王於不可知之秦。而殉王以鼠首。

臣竊為王不取也。且無梁孰與無河內急。王曰。梁急。無梁孰與



無身急。王曰：身急，日以三者身上也。河內其下也。秦未索其下，而王効其上，可乎？王尚未聽也。內王之內音納，下同。索所白反。支期曰：王視楚王

楚王入秦，王以三乘先之。楚王不入，楚魏為一，尚足以捍秦。王

乃止。乘繩證反。○關君長曰：視楚王，視楚王所為而計之也。三乘，輕使也。言先楚王米入秦，以輕使急結和於楚。王謂支期曰：吾

始已諾於應侯矣，今不行者，欺之矣。支期曰：王勿憂也。臣使長

信侯請無內王，王待臣也。應於陵反，下同。○言使長信侯請於應侯，無內王。支期說於長信侯

曰：王命召相國。長信侯曰：王何以臣為？支期曰：臣不知也。王急

召君，長信侯曰：吾內王於秦者，寧以為秦邪？吾以為魏也。支期

曰：君無為魏計，君其自為計。且安死乎？安生乎？安窮乎？安貴乎？

君其先自為計，後為魏計。長信侯曰：樓公將入矣。臣今從。說始說反，相息

亮反，從才用反。○支期曰：王急召君，君不行，血穢君襟矣。長信侯

行，支期隨其後，且見王。支期先入，謂王曰：偽病者乎？而見之，臣

已恐之矣。恐丘勇反。○乎，疑當作呼，蓋偽病者呼之於病。牀而見之也，恐言君其自為計，血灑君襟矣。長信侯入見王

王曰：病甚，奈何？吾始已諾於應侯矣，意雖道死行乎？意抑古通用，說見秦策，言下

雖死於道，路猶將行。長信侯曰：王母行矣。臣能得之於應侯矣。願王侯憂。言

且高本下侯，且無矣字。王之行。

華陽之戰，魏不勝秦。明年將使段干崇割地而講。孫臣謂魏王

曰：魏不以敗之上割，可謂善用不勝矣。而秦不以勝之上割，可

謂不能用勝矣。今處期年，乃欲割，是羣臣之私，而王不知也。胡華

化反，處昌呂反，期音基。○鮑彪曰：且夫欲壘者，段干子也。王因使之割

地，欲地者，秦也。而王因使之授壘，夫欲壘者，制地而欲地者，制

壘，其勢必無魏矣。夫音扶，下同。○欲壘，謂欲得秦封受其壘，無魏言魏地盡。且夫姦臣固皆欲以

「考異」坊本  
斷作訴不行  
乎之手作也  
意雖道死  
本作雖欲道  
死劉本作意  
雖死又臣作  
且高本下侯  
矣無矣字



(考異)高本坊本並華陽作華軍一本作華陽軍今從一本坊本能用作善用高本授作受坊本森臣作奸人之求作求之案作按

地事秦。以地事秦。譬猶抱薪而救火也。薪不盡則火不止。今王

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窮。是薪火之說也。魏地不盡則秦之求不止魏王曰善。

雖然。吾已許秦矣。不可以革也。革改也對曰。王獨不見夫博者之

用梟耶。欲食則食。欲握則握。今君却於羣臣而許秦。因曰不可

革。何用智之不若梟也。張守節曰。博頭有刻為梟鳥形者。擲得梟者。合食其子。不博。則為餘行也。愚謂握握其而不行也。史記不

若下有「用」字。此恐脫落。

魏王曰善。乃案其行。案止也。言止段于崇之行而不遵也。

秦魏為與國。齊楚約而欲攻魏。魏使人求救於秦。冠蓋相望。秦

救不出。冠蓋相望。使者往還不絕也。魏人有唐且者。年九十餘。謂魏王曰。老臣

請出西說秦。令兵先臣出。可乎。魏王曰。敬諾。遂約車而遣之。始說

說反。令力呈反。○令兵先臣。出言。令兵先且未歸而出。唐且見秦王。秦王曰。丈人芒然乃遠至此。

甚苦矣。魏來求救數矣。寡人知魏之急矣。唐且對曰大

王已知魏之急。而救不至者。是大王籌策之臣無任矣。且夫魏

一萬乘之國。稱東藩。受冠帶。稱春秋者。以為秦之強。足以為與

也。今齊楚之兵。已在魏郊矣。大王之救不至。魏急。則且割地而

約齊楚。王雖欲救之。豈有及哉。是亡一萬乘之魏。而強二敵之

齊楚也。竊以為大王籌策之臣無任矣。任音壬。夫音扶。乘繩證反。潘音養。秦王喟

然愁悟。遽發兵。日夜赴魏。齊楚聞之。乃引兵而去。魏氏復全。唐

且之說也。復扶又反。

虞卿謂趙王曰。人之情。寧朝人乎。寧朝於人也。趙王曰。人亦寧

朝人耳。何故寧朝於人。虞卿曰。夫魏為從主。而違者范痤也。今

王能以百里之地。若萬戶之都。請殺范痤於魏。范痤死。則從事

(考異)坊本且並作唯一本遽作遂



可移於趙。朝直遙反、夫音扶、下同、從子容反、○遠遼、趙志也、言使趙不為、趙王從主、范涇、魏相也、從事可移於趙、言趙為從主、而可以朝人也、趙王

曰善。乃使人以百里之地請殺范涇於魏。魏王許諾。使司徒執

范涇。而未殺也。范涇獻書魏王曰。臣聞趙王以百里之地請殺

涇之身。夫殺無罪范涇。薄故也。而得百里之地。大利也。臣竊為

大王美之。雖然。而有一焉。百里之地不可得。而死者不可復生

也。則王必為天下笑矣。臣竊以為與其以死人市。不若以生人

市便也。為大之為于偽反、下為之同、復扶又反、○渾故猶細事也、又遣其後相信陵君書曰。夫趙魏

敵戰之國也。趙王以咫尺之書來。而魏王輕為之殺無罪之涇。

涇雖不肖。故魏之免相也。嘗以魏之故。得罪於趙。夫國內無用

臣。外雖得地。勢不能守。然今能守魏者。莫如君矣。王聽趙殺涇

之後。強秦襲趙之欲。倍趙之割。則君將何以止之。此君之累也。

尺猶尺一也、言敵戰之國、而其書疎畧、不可遽信、以魏之故、蓋言以下魏為從主之故、用臣、言可用守國者、信陵君曰。善。遽言之。王而出之。恐其及一

魏將與秦攻韓。朱已謂魏王曰。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

戾好利而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

獸耳。此天下之所同知也。非所施厚積德也。好呼報反、行下孟反、施始

吳師道曰、朱已即無忌字訛也、愚按、史記非下有有字、此恐脫落、林西仲曰、即救魏亦擇利而行、非愛魏而施惠也、先徑被秦行、故太后母也。

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

國。此於其親戚兄弟若此。而又況於仇讎之敵國也。昭王用范涇、言廢太后、逐

穰侯、出高陵涇陽、見秦策、敵國指魏、今大王與秦伐韓而益近秦。臣甚惑之。而王弗識

也。則不明矣。羣臣知之。而莫以此諫。則不忠矣。近附近之近、○秦不

與之伐韓而益近秦、不免於不明與不忠、今夫韓氏以一女子奉一弱主。內有大亂。外安

〔考異〕高本謂作請曾本人也作人乎高本涇作座曾本劉木司徒作司空高

相下有望字劉本作室坊本夫國下無內字高本之欲作之俗、



能支強秦魏之兵。王以為不破乎。夫音扶，下同。○蓋是時韓王少，母后用事，而國亂也。韓亡秦

盡有鄭地與大梁鄰。王以為安乎。盡津忍反，下盡拔盡亡同。○鄭地，即韓所取之故鄭國地，與大梁鄰，所謂益近

者。王欲得故地而今負強秦之禍也。王以為利乎。故地，魏管委於韓之地，言利小而禍

也。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且便事。便事必就易與利。

易以鼓反，下就易同。○非無事之國，謂以攻伐為務，便事，便宜從事也。○闕君長曰：就易，伐與有利，暗指魏也。就易與利，必不

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韓之上黨，而攻強趙，則

是復闕與之事也。秦必不為也。復扶又反，闕與上音遇，下音豫。○絕，直度也。闕與地名，趙奢嘗敗秦於此。林西仲曰：

不為者，以其不易。若道河內，倍鄴朝歌，絕漳滏之水，而以與趙兵決勝於

邯鄲之郊，是受智伯之禍也。秦又不敵。倍音背。○道由也。智伯之事見前。林西仲曰：不敢者，以其不利。

伐楚，道涉山谷，行三千里，而攻危隘之國，所行者甚遠，而所攻者甚難。秦又弗為也。林西仲曰：以其不易。若道河外，背大梁，而右上蔡召陵

以與楚兵，決於陳郊，秦又不敵也。背音佩，召音邵。○陳，亡屬也。林西仲曰：以其不利。故曰：秦

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衛與齊矣。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

無攻矣。衛齊皆在三晉之東，故又不攻。其易與利，無如魏者，故必攻之。秦故有懷地邢丘安城埭津，而

以之臨河內，河內之共汲莫不危矣。故國通，共居庸反，下共莫同。○林西仲曰：韓亡後，秦攻魏，所以為就易與

利者，此其一路也。秦有鄭地得垣雍，決滎澤而水大梁，大梁必亡矣。雍於用反。○林

西仲曰：秦攻魏，所以為就易與利者，此又一路也。王之使者大過矣。乃惡安陵氏於秦。秦之

欲許之久矣。然而秦之葉陽昆陽與舞陽高陵鄰，聽使者之惡

也。隨安陵氏而欲亡之。秦繞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則南國必危

矣。南國雖無危，則魏國豈得安哉。使所更反，葉舒涉反。○安陵，魏之附庸而合於韓，故魏王使人惡之。秦言使

不取斥王也。許，故許國，亡屬韓，聽從也。隨，猶繼也。言秦從使且夫，憎韓不受安

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受南國，非也。受猶容也。不容，謂絕也。言憎韓絕安陵氏，猶可也。秦得魏以南

十四



之國則去梁甚近。異日者秦乃在河西。晉國之去梁也千里。有餘河而不患之非也。

山以蘭之。有周韓而間之。從林鄉軍。以至于今。秦十攻魏。五入

國中。邊城盡拔。文臺墮。垂都焚。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又

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北至平闕。所亡乎秦者。山北河外河

內。大縣數百。名都數十。秦乃在河西。晉國之去大梁也尚千里。

而禍若是矣。又况於使秦無韓而有鄭地。無河山以蘭之。無周

韓以間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百此矣。國古莧反。墮許規反。數色主反。○國都也。去梁也。千里。謂都安邑時。

史記無餘字。有字屬下。此恐衍。關通。通也。林鄉地名。文臺。蟲名。無韓疑當作亡韓。上文韓亡秦盡有鄭地。可以見矣。去大梁百里。謂秦去大梁之近也。林西仲曰。平日去秦甚遠。兼有韓蔽。猶且累得重禍。則韓亡之後。為益近秦。其得禍百倍可知。自秦非無事之國。句至此。總言韓必不可伐。

異日者從之不成也。楚魏疑而韓不可得而約也。今韓受兵三年矣。秦撓之以講。

韓知亡猶弗聽。投質於趙。而請為天下。鴈行頓。又以臣之愚觀

之。則楚趙必與之攻矣。此何也。則皆知秦之無窮也。非盡亡天

下之主。而臣海內之民。必不休矣。從子容反。下同。質音致。下同。為子偽反。行戶剛反。○質。質子也。鴈行。猶頓行。謂

前軍也。頓。刃。謂折壤兵刃以戰也。是故臣願以從事乎王。王速受楚趙之約。而挾韓

之質。以存韓為務。因求故地於韓。韓必効之。如此。則士民不勞

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然而無與強秦鄰之禍。夫存

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小時已。大時。言時會之大也。通韓之上黨於共

寧。使道已通。因而關之。出入者賦之。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

共有其賦。足以富國。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

韓是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為縣。則衛大梁河外必安矣。共寧。皆魏地。言異日

韓魏中絕。今通其道。衛時屬魏。今不存韓。則二周必危。安陵必易。楚趙大破。魏齊

甚畏。天下之西鄉而馳秦。入朝為臣之日不久矣。鄉許亮反。朝直遙反。○易。謂易而為

〔考異〕劉本厚作惠坊本於其作其為

高本坊本並舉作承今從盧本坊本亡

下無盡字欲得上無王字諸本之國

作之鑿今從劉本諸本安

城今從之坊本有餘下有

有字闕作闕林鄉高本作

林一字坊本作橫一字今

從盧本諸本平闕作乎闕

今從一本高本成也作成

矣坊本知案下有欲字諸

本之主作之本亦從一本

高本挾韓下有魏字高本

坊本並共率作共莫史記作共莫今從盧本高本魏齊作魏衛一本甚異作其



畏諸本章末  
無矣字亦從  
一本

〔考異〕坊本  
構並作構復  
闕上無必字  
一本有必字  
而無復字高  
本無一闕字  
坊本長之下  
有也字

〔考異〕一本  
無決間添大  
字

〔考異〕一本  
構作部不聽  
下無之字坊  
本於王下無  
之字齊者下  
有王字

有秦

秦趙構難而戰。謂魏王曰：不如收趙而構之。秦王不構趙。趙不  
以毀構矣。而構之。秦趙必復鬪。鬪必重魏。是并制秦趙之事也。

難乃且反。復扶又反。并音併。○不以毀構。言趙不能以毀折之。兵獨構難而戰也。重魏。秦趙重魏也。故曰并制秦趙之事也。

王欲焉而收齊。

趙攻荆。欲焉而收荆。趙攻齊。欲王之東長之待之也。

長丁丈反。○言秦趙重魏

之後。魏欲諸侯重己而收齊。則趙因荆無齊之救。為魏攻之。欲其合。魏收荆。則趙攻齊亦然。欲魏長於山東。而為之盡力。以待其成也。

長平之役。平都君說魏王曰：王胡不為從。魏王曰：秦許吾以垣

雍。說始銳反。從子容反。雍於用反。下同。○說疑謂訛。從謂與趙約。從以救之。垣雍。蓋韓所得於魏之地。秦許魏以令韓歸之也。

平都君曰：臣

以垣雍為空割也。魏王曰：何謂也。平都君曰：秦趙久相持於長

平之下。而無決。天下合於秦則無趙。合於趙則無秦。秦恐王之

變也。故以垣雍餌王也。秦恐魏背己救趙。故以垣雍為釣魏之餌也。秦戰勝趙。王敢責垣

雍之割乎。王曰：不敢。秦戰不勝趙。王能令韓出垣雍之割乎。王

曰：不能。臣故曰：垣雍空割也。魏王曰：善。令力呈反。○秦勝則魏畏而不。能令出焉。秦勝與不勝。垣

雍皆不可得。故曰空割也。

樓梧約秦魏將。令秦王遇於境。謂魏王曰：遇而無相。秦必置

相不聽之。則交惡於秦。聽之。則後王之臣將皆務事諸侯之能

令於王之上者。將令之令力呈反。相息亮反。下同。○關君長曰。後謂是後諸侯。謂如齊秦也。事之以藉其威力。且遇於秦

而相秦者。是無齊也。秦必輕王之強矣。相秦者。謂相有秦者。或相下附。有字。言遇於秦。且相有秦者。無

者與秦遇。秦必重之矣。齊親而畏秦。故也。無齊親而合於秦。秦必輕之。獨言齊者。以齊秦匹敵耳。不若二字。疑當移有齊上。關君長。曰。言如是。則齊心喜。秦必重王矣。

八年。謂魏王曰：昔曹恃齊而輕晉。齊伐釐莒。而晉人亡曹。繒恃

齊而輕越。齊和子亂。而越人亡繒。鄭恃魏以輕韓。魏伐榆關。而

齊而輕越。齊和子亂。而越人亡繒。鄭恃魏以輕韓。魏伐榆關。而



韓氏亡鄭。原恃秦翟以輕晉。秦翟年穀大凶。而晉人亡原。中山恃齊魏以輕趙。齊魏伐楚而趙亡中山。此五國所以亡者。皆有所以不可恃者多。其變不可勝數也。或以政教不信。上下不輯。而不可恃者。或有諸侯鄰國之虞。而不可恃者。或以年穀不登。畜積竭盡。而不可恃者。或化於利。比於患。臣以此知國之不可必恃也。廣業古字通。細在稜反。夫音扶。勝音升。數色主反。畜音同。積子賜反。比昆志反。○和子亂未詳。按西周策。魏收秦。而鄭亡。韓子魏攻荆。而韓滅。鄭必有誤。然則榆關。屬秦乎。楚乎。未可知也。輯和也。登成也。化猶移。比猶近也。今王恃楚之強。而信春申君之言。以是賓秦。而久不可知。卽春申君有變。是王獨受秦患也。卽王有萬乘之國。而以一人心爲命也。臣以此爲不完。願王之熟計之也。賓。揷通。乘。繩證反。○久不可知。言日久則其變不可知。命。政令也。言萬乘之重。宜與衆議。而王乃以一人心爲政令也。

〔考異〕坊本  
章首有十字  
高本輕越作  
悍越者作精

〔考異〕坊本  
晉作序

魏王問張旄曰。吾欲與秦攻韓。何如。張旄對曰。韓且坐而晉亡乎。且割而從天下乎。王曰。韓且割而從天下。晉待也。張旄曰。韓怨魏乎。怨秦乎。王曰。怨魏。張旄曰。韓強秦乎。強魏乎。王曰。強秦。張旄曰。韓且割而從其所強。與所不怨乎。且割而從其所不強。與其所怨乎。王曰。韓將割而從其所強。與其所不怨。張旄曰。攻韓之事。王自知矣。言攻韓之利害。王可自知矣。客謂司馬食其曰。慮久以天下爲可一者。是不知天下者也。其食音異。基。○言天下不可一。欲獨以魏支秦者。是又不知魏者也。言魏不能支秦。謂茲公不知此兩者。又不知茲公者也。兩者謂天下不可一。與魏不能支秦。從子容反。○言茲公知兩者。而猶說何也。從則茲公重。不從則茲公輕。且爲從者。從則重。不從則輕故也。茲公之處重也。不實爲期。子何不疾及三國方堅也。自賣於秦。



〔考異〕劉本無久字一本不實間添以字

秦必受子不然橫者將圖子以合於秦是取子之資而以資子之讎也

處昌呂反○期必也言為從而重則從不然則否不以從為必也三國蓋三晉堅謂從約之堅也自賈謂倍從合秦以自收利也橫者魏人欲橫者讎即橫者也爾君長曰言橫者將圖子之所為以合於秦是取子合於秦之資反資橫者也

秦拔寧邑魏王令人謂秦王曰王歸寧邑吾請先天下講魏冉

曰王無聽魏王見天下之不足恃也故欲先講夫亡寧者宜割

二寧以求講夫得寧者安能歸寧乎令力呈反夫音扶○言魏宜割如寧者二以求講秦不當歸寧而講也

秦罷邯鄲攻魏取寧邑吳慶恐魏王之講於秦也謂魏王曰秦

之攻王也王知其故乎天下皆曰王近也王不近秦秦之所去

皆曰王弱也王不弱二周近附近之近去起呂反下同○言秦之攻王也天下皆曰王弱故也然王實不弱於二周下皆曰王近秦故也然王實不近秦秦去而不合

以王為易制也王亦知弱之召攻乎過音戈易以鼓反○言魏強猶足是慶反天下之言言魏強猶足以敵秦也秦人去邯鄲過二周而攻王者

而易制故也今又見攻而講是所以彌示弱召攻也

魏王欲攻邯鄲季梁聞之中道而反衣焦不申頭塵不去往見

王曰今者臣來見人於大行方北面而持其駕告臣曰我欲之

楚臣曰君之楚將奚為北面曰吾馬良臣曰馬雖良此非楚之

路也曰吾用多臣曰用雖多此非楚之路也曰吾御者善此數

者愈善而離楚愈遠耳去起呂反數色主反離力智反下同○焦卷也申舒也楚之路也

今王動欲成霸王舉欲信於天下恃王國之大兵之精

銳而攻邯鄲以廣地尊名王之動愈數而離王愈遠耳猶至楚

而北行也霸王離王之王于况反數色角反○勦舉互言也

周肖謂宮他日子為肖謂齊王曰肖願為外臣令齊資我於魏

宮他曰不可是示齊輕也鮑彪曰肖魏他徒多反下同為肖之為于偽反令力呈反○身在魏而事齊故曰外臣

臣而假重於

〔考異〕高本講作構

〔考異〕高本今者作今之坊本下非楚下無之字



外是示齊以無魏之重。夫齊不以無魏者以害有魏者。故公不如示有魏。夫音

扶。○言齊必不用無魏重者而害有魏重者。故不如示有魏重也。公曰王之求於魏者。臣請以魏聽。

齊必資公矣。是公有齊以齊有魏也。言以有齊重。故有魏重也。

信陵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趙國。趙王自郊迎。秦圍邯鄲。趙使將軍晉鄙將十萬眾救之。既而魏王畏秦。止晉鄙。趙請救益急。信陵君乃殺晉鄙。將其衆救之。趙王因自郊迎。唐昭謂信陵君曰。臣

聞之曰。事有不可知者。有不可不知者。有不可忘者。有不可不忘者。信陵君曰。何謂也。對曰。人之憎我也。不可不知也。吾憎人

也。不可得而知也。人之有德於我也。不可忘也。吾有德於人也。不可不忘也。

鄙救邯鄲。破秦人存趙國。此大德也。今趙王自郊迎。卒然見趙王。臣願君之忘之也。信陵君曰。無忌謹受教。卒。猝同。○關君長曰。卒然見趙王。言輕遽迎也。

而無德也。魏攻管而不下。安陵人縮高其子為管守。下。遐嫁反。下同。守。手又反。下子守同。○吳師道曰。秦攻韓

吾將仕之以五大夫。使為持節尉。關君長曰。遐。放遣也。言信陵使安陵。遣也。通鑑綱目。縮高之子仕於秦。高而將仕之。胡三省曰。欲使安陵以君

安陵君曰。安陵小國也。不能必使其民。使者自往。請

使道。使者之使所更反。下。使者大使同。道音導。○關君長曰。不能必使其民。猶不能必使民聽我。使者至縮高之所。復

信陵君之命。復白也。縮高曰。君之幸高也。將使高攻管也。夫以父

攻子守。人大笑也。見臣而下。是倍主也。父教子倍。亦非君之所

喜也。敢再拜辭。夫音扶。倍音佩。○關君長曰。幸。謂五大夫持節尉。恩謂臣高自謂也。使者以報信陵君。信

陵君大怒。遣大使之安陵。曰。安陵之地。亦猶魏也。今吾攻管而

不下。則秦兵及我。社稷必危矣。願君之生束縮高而致之。若君

內張氏印

十九

卷七下

十九

十九

十九



弗致也。無忌將發十萬之師以造安陵之城。造七倒反。○安陵、魏附庸故曰。猶魏也。安

陵君曰。吾先君成侯受詔襄王以守此地也。手受大府之憲。憲

之上篇曰。子弑父。臣弑君。有常不赦。國雖大赦。降城亡子。不得

與焉。降戶江反。與音預。○襄王、魏襄王也。大府、魏國圖籍之府也。憲、法令也。有常、有常刑也。降城、以城降者。亡子、棄城亡者。此二者、不得與大赦也。今

縮高謹辭大位。以全父子之義。而君曰。必生致之。是使我負襄

王之詔而廢大府之憲也。雖死終不敢行。關君長曰。大位、即五大夫之屬。父不攻子。而無子弑父。與

見父而下。是全父子之義。縮高聞之曰。信陵君為人悍而自用也。此辭反必為

國禍。吾已全已。無為人臣之義矣。豈可使吾君有魏患也。乃之

使者之舍。刎頸而死。言使者以安陵之辭。反命於信陵。信陵必怒。攻安陵。吾已全已。父子之義。而因我為國禍。是無為人臣之義矣。吾君

君曰。無忌小人也。困於思慮。失言於君。敢再拜釋罪。思息嗣反。○言攻管而不

下。思慮困窮。因失言於君也。

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龍陽、鮑彪以為魏之幸臣。關君長曰。得之、龍陽。蓋封地。若安陵、鄆陵屬。據其曰。臣爵至人君。及走辟

於人之類。明其為幸臣也。然說者以為王拂枕席。疑為幸姬。按。幸傳。龍陽君得謂以色幸者。與上起臥。安知不為拂拭乎。後世龍陽之好。亦言男子也。

十餘魚而涕下。王曰。有所不安乎。如是。何不相告也。對曰。臣無

政不安也。王曰。然則何為涕出。曰。臣為王所得魚也。王曰。何

謂也。對曰。臣之得魚也。臣甚喜。後得又益大。今臣直欲棄臣前

之所得矣。臣為之為于偽反。下為王同。○以己既如是。慮王亦然也。今以臣凶惡。而得為王拂枕

席。今臣爵至人君。走人於庭。辟人於途。四海之內。美人亦甚多

矣。聞臣之得幸於王也。必褰裳而趨王。臣亦猶曩臣之前所得

魚也。臣亦將棄矣。臣安能無涕出乎。辟音闕。○關君長曰。凶、謂行惡。謂說拂枕席。言與王起臥。因為拂拭枕席。

爵至人君。言封為龍陽君。愚謂走人。辟人。謂朝廷道途。遇之者皆走辟也。魏王曰。誤。有是心也。何不相告也。

二十

〔考異〕一本夫下無以字。坊本倍主作昔。王子倍作子。皆非致下無也。字造作告。常下有刑字。一本謹作雖。高本謹辭作護。解坊本我。負上無使字。高本負使。王下無之字。坊本無為作。上。有。致。字。坊。本。使。下。無。者。字。



於是布令於四境之內曰。有敢言美人者族。吳師道曰。誤恐是諱字訛。得之。諱悲恨之聲。族。死及也。

由是觀之。近習之人。其摯諂也固矣。其自羈繫也完矣。今由

千里之外。欲進美人。所効者庸必得幸乎。假之得幸。庸必為我

用乎。而近習之人。相與怨我。見有禍。未見有福。見有怨。未見有

德。非用智之術也。擊。握持也。羈。覆也。言自覆其不善。而發結於主也。假。之。讀如。假令。我。謂。欲進之人也。關君長曰。此假美人。泛論疎遠之人。欲進賢才也。

或謂魏王。王儻四疆之內。其從於王者。十日之內。備不具者死。

王因取其游之舟。繫之。臣為王之楚。王胥臣之反而行。為于偽。反下同。

○從於王者。謂凡兵械當從王者。游。旌旗之旒也。言已儻。因先至而繫旒。待兵聚也。蓋欲急伐秦也。胥待也。行。行兵也。春申君聞之。謂使

者曰。子為我反。無見王矣。十日之內。數萬之眾。令涉魏境。使所吏。反下同。

國有意必來。以是而足矣。言魏王所儻之兵。而足矣。不必待。楚也。蓋秦示知其情。而折之也。

觀鞅謂春申曰。人皆以楚為強。而君用之弱。其於鞅也不然。以。謂也。言人皆謂楚本為強國。而因君用之故。弱於鞅。不以為然。關君長曰。蓋用之得道必強。下有其說。先君者二十餘年。未嘗

見攻。今秦欲踰兵於澠隘之塞。不使假道兩周。倍韓以攻楚。不

可。塞。先代反。倍音佩。○關君長曰。先君者。言君不用事之前。不使。魏不使秦踰兵於澠隘之塞也。不可。言使秦不可。假道兩周。倍韓以攻楚也。二句。追說往時。魏為楚敵耳。因知今字誤。術。愚謂今或矣訛。今則不然。魏且日暮亡矣。不能愛其許鄢陵與

梧。割以予秦。去百六十里。臣之所見者。秦楚鬪之日也己。于音與。○關君

長曰。言秦得魏地。與楚相近。兩國交戰之日也。己。蓋鞅以為楚救魏。不使割地以為敵。則秦不能伐楚。是用之必強。國之道也。愚謂。蓋鞅為魏說也。

安邑之御史死。其次恐不得也。言其次當為御史也。恐不得為御史也。輸人為之謂安

邑。令曰。公孫綦為人請御史於王。王曰。彼固有次乎。吾難敗其

法。為于偽反。敗。必適反。○輸。安邑里名。關君長曰。彼。指安邑也。言安邑固有其次當為御史者乎。則吾難敗其成法。以用他人也。因遽置之。鮑

鮑。為于偽反。敗。必適反。○輸。安邑里名。關君長曰。彼。指安邑也。言安邑固有其次當為御史者乎。則吾難敗其成法。以用他人也。

鮑。為于偽反。敗。必適反。○輸。安邑里名。關君長曰。彼。指安邑也。言安邑固有其次當為御史者乎。則吾難敗其成法。以用他人也。

鮑。為于偽反。敗。必適反。○輸。安邑里名。關君長曰。彼。指安邑也。言安邑固有其次當為御史者乎。則吾難敗其成法。以用他人也。

鮑。為于偽反。敗。必適反。○輸。安邑里名。關君長曰。彼。指安邑也。言安邑固有其次當為御史者乎。則吾難敗其成法。以用他人也。

鮑。為于偽反。敗。必適反。○輸。安邑里名。關君長曰。彼。指安邑也。言安邑固有其次當為御史者乎。則吾難敗其成法。以用他人也。

鮑。為于偽反。敗。必適反。○輸。安邑里名。關君長曰。彼。指安邑也。言安邑固有其次當為御史者乎。則吾難敗其成法。以用他人也。

(考異)坊本為王作為臣以臣下有之字辟作避趙王問有大字

(考異)坊本做作替做本

耳錢本反而作反乃

(考異)坊本觀鞅作魏鞅弱下有也字澠作鄆去上有和字日也作日近

(考異)坊本

戰國策正解 卷七下

廿一



有次下無乎  
字其法作之  
一字

曰、令開王言、  
故立其次、

景閔王 凡二

秦攻魏急。或謂魏王曰。棄之。不如用之。之易也。死之。不如棄之。之易也。能棄之。弗能用之。能死之。弗能棄之。此人之大過也。易

鼓反。○言棄地賂之。不如用其地以守之。之易也。愛地死之。不如割其地以賂之。之易也。當用而棄之。當棄而死之。此大過也。今王亡地數百

里。亡城數十。而國患不解。是王棄之。非用之也。今秦之強也。天

下無敵。而魏之弱也甚。而王以是質秦王。又能死。而弗能棄之。

此重過也。數色主反。解音蟹。下同。重直龍反。○質。質的之質。質秦。猶云為秦質也。言秦魏強弱不敵。以是時愛地而受兵。其死必矣。已亡地與城。而思不

解。又為秦質。而死。此重過也。今王能用臣之計。虧地不足以傷國。卑體不足以

苦身。解患而怨報。言報呂不韋主秦自西境之內。執法以下。至於

長輓者。故舉曰。與嫪氏乎。與呂氏乎。雖至於門閭之下。廊廟之

上。猶之如是也。自字宜在內。下執法。執法之臣。長字非衍。則上下必有兩文。說者。輓車之人也。故固通。畢盡也。嫪氏嫪毒。太后私人。與不韋爭權者。

皆如是也。今王割地以賂秦。以為嫪毒功。卑體以尊秦。以因嫪

毒。王以國贊嫪毒。以嫪毒勝矣。王以國贊嫪毒。太后之德王也。

深於骨髓。王之交。最為天下上矣。孔叢子以嫪之以作則。無下王以國贊嫪毒。此疑誤衍。勝於不韋也。

秦魏百相交也。百相欺也。今由嫪氏善秦。而交為

天下上。天下孰不棄呂氏而從嫪氏。天下必舍呂氏而從嫪氏。

則王之怨報矣。會音

秦王使人謂安陵君曰。寡人欲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

其許寡人。安陵已見前。安陵君曰。大王加惠。以大易小。甚善。雖然。受

地於先王。願終守之。弗敢易。秦王不說。安陵君因使唐且使於

秦。說音悅。使於之使所吏反。○安陵五十里。而今以五百里之地易之。故曰以大易小。秦王謂唐且曰。寡人以五百

〔考異〕一本  
能用下無之  
字訓本此人  
上無之字坊  
本質作實一  
本之此作也  
此高本委以  
作秦王委太  
作氏太會作  
合



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不聽寡人何也。且秦滅韓亡魏。而君以五十里之地存者。以君為長者。故不錯意也。今吾以十倍之地。請廣於君。而君逆寡人者。輕寡人與。長丁丈反。錯七路反。與音餘。唐且。錯置也。言無欲攻之意。唐且對曰。否。非若是也。安陵君受地於先王而守之。雖千里不敢易也。豈直五百里哉。秦王怫然怒。謂唐且曰。公亦嘗聞天子之怒乎。唐且對曰。臣未嘗聞也。怫然。恐貌。秦王曰。天子之怒。伏屍百萬。流血千里。唐且曰。大王嘗聞布衣之怒乎。秦王曰。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以頭搶地爾。搶。突也。言觸土之怒。如是而和。解耳。唐且曰。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夫專諸之刺王僚也。彗星襲月。聶政之刺韓傀也。白虹貫日。要離之刺慶忌也。倉鷹擊於殿上。此三子者。皆布衣之士也。懷怒未發。休祲降於天。與臣而將四矣。若士必怒。伏屍二人。

流血五步。天下編素。今日是也。挺劍而起。夫專之夫音扶。下同。刺七亦反。要一遙反。○專。諸為公子。

(考異)坊本且作睡。兩作耳。三子下無者。字曾劉。本休祲降於天。作休烈。隆於天。

光刺吳王僚。見史記。襲入也。傀。韓相也。專。見韓策。要離為吳王闔閭刺王子慶忌。見吳越春秋。殿。謂吳宮殿。殿。稱始見於此。後世專天子宸居曰殿。漢書東海王疆傳。初魯恭王好宮室。起建先殿。又黃鸞傳。有孝子貞婦者。先上殿。注。殿。謂古曰殿。殿者丞相所坐屋也。古者屋之高。應。通呼為殿。不必宮中也。休。吉徵。祲。戾氣。自三子言之。為吉。自上動天文。又不止於百萬千里而已。二人謂王與士也。秦王色撓。長跪而謝之曰。先生坐。何至於此。寡人諭矣。撓。屈。諭。曉也。夫韓魏滅亡。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存者。徒以有先生也。爾君長曰。韓魏滅亡。數語。蓋記者餘論。以為總結耳。秦王既曰。以君為長者。故不錯意也。又曰。

凡三十九章



戰國策正解卷七下終

甲府 佐野通正 校字

戰國策正解卷八

橫田惟孝著

韓

康子

凡一章

三晉已破智氏將分其地。段規謂韓王曰：分地必取成臯。韓王曰：成臯，石溜之地也。寡人無所用之。

劉淵林吳郡注引之云：石溜之地，險且土地多石，猶人物之有留結也。愚

謂留溜猶三字，蓋古通用。段規曰：不然，臣聞一里之厚而動千里之權者，地利

也。萬人之衆而破三軍者，不意也。王用臣言，則韓必取鄭矣。

固，指險隘也。助，震也。言以一里險隘而震千里之權勢者，賴地利也。以寡破衆者，乘敵之不意，以伐其無備也。蓋言以成臯地利而伐鄭人無備，則必勝矣。故曰：必取鄭矣。

王曰：善。果取成臯。

鮑彪曰：諸稱王，皆非當時語。至韓之取鄭也，果從成臯始大。

大疑

矣訛

(考異)高本連發成午從一里作百里萬人作千人



烈侯 凡一章

韓傀相韓。嚴遂重於君。二人相害也。

除相害之相。章內皆息亮反。○林西仲曰。一恃貴。一矜寵。不相下。故

嚴遂政議直指舉韓傀之過。韓傀以之叱之於朝。嚴遂拔劍趨

之以救解。

政正通。朝直遙反。解音蟹。○林西仲曰。許之使不得安其位。辱之使無頓立於朝。二句所以相害者。愚謂以救解。謂以人救之。故得解也。

於是嚴遂懼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韓傀者。至齊。

林西仲曰。恐君罪其拔劍於朝。

齊人或言。軹深井里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者之間。嚴遂

陰交於聶政。以意厚之。

關君長曰。陰。謂令政不知其所。聶政問曰。子欲以交之也。其所厚亦令不可知。

安用我乎。嚴遂曰。吾得為役之日淺。事今薄矣。政有請。

薄。迫各反。○林西仲

曰。交曰。為役。謙詞也。愚謂。薄。迫也。言得交之日淺。雖事今薄。奚敢有請。關君長曰。雖欲有所用。政難即言之。

於是嚴遂乃具酒觴

聶政母前。仲子奉黃金百鎰。前為聶政母壽。聶政驚。愈怪其厚。

固謝嚴仲子。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為

狗屠。可旦夕得甘脆。以養親親。供養備義。不敢當仲子之賜。

狗屠。下同。供。九用反。○仲子。還字也。脆。小爽物。易斷也。

嚴仲子辟人。因為聶政語曰。臣有仇而行

游諸侯衆矣。然至齊。聞足下義甚高。故直進百金者。特以為夫

人麤糲之費。以交足下之驩。豈敢以有求耶。

辟音開。為聶之為于偽反。下為知為我同。語。魚據反。

○辟。猶屏也。言有仇。漸示意也。夫人。指政母也。韋昭曰。古者尊大。姬為夫人。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

者。徒幸而養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

遂。漸示意。故政言如之。

子固讓。聶政竟不肯受。然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

卒。子律反。○林西仲曰。始終以

意厚之。去者。去齊而往濮陽也。仲子此時已絕望於政矣。

久之。聶政母死。既葬除服。聶政曰。嗟乎。政

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

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淺鮮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

而嚴仲子舉百金為親壽。我雖不受。然是深知政也。夫賢者以



〔考異〕坊本問下有之字具酒下有自字夫人作丈人一本作大人史記與此同坊本以交作以反雖作讀非者問有

屠字幸而作幸以二字母在下有前字待之下有者字誤作無高本曰前下無日字無而無為誰二字高本無請得從事焉五字轉相下無轉字坊本族盛下有多居處三字兵衛下有甚字與衛下有相去二字而衛下下侍字直入下無上字附下有殺字哀並作烈所殺問有擊字自屠出腸作屠腸二字高本無暴字坊本知維下無子字高本無發字無日吾之吾字坊本育下無而字非獨

感忿睚眦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可嘿然而止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為知己者用。遂西至濮陽。騎奇寄反。下同。薛仙善反。夫音扶。下同。匪五懈反。毗士懈反。嬰一遙反。○關君長曰。此政獨處。似不可言。臣二臣字疑作政。賢者猶使人指仲子也。窮巷僻邑之人。政自指也。言仲子親信於已。恐謂睚眦。眦目貌。濮陽。衛地。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

者。徒以親在。今親不幸而死。仲子所欲報仇者為誰。請得從事焉。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韓傀。傀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

盛。兵衛設。臣使人刺之。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具車騎壯士。以為羽翼。刺七亦反。下同。○就成也。益多也。政曰。韓與衛中間不遠。今殺人

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泄。語泄。則韓舉國。而與仲子為讎也。豈不殆哉。遂

謝車騎人徒。辭獨行。仗劍至韓。謝。即濮陽也。得決。韓適有東孟之會。韓王及相皆在焉。持兵戟而衛者甚衆。聶政直入階刺

韓傀。韓傀走而抱哀侯。聶政刺之。兼中哀侯。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殺者數十人。因自皮而抉眼。自屠出腸。遂以死。韓取聶政

屍暴於市。縣購之千金。久之莫知誰子。上時掌反。中丁仲反。呼火故反。東孟地名。抱哀侯者。哀其救也。皮面。去面之皮也。政姊嫫聞之曰。吾弟至賢。不可愛妾之軀。

滅吾弟之名。非弟意也。乃之韓視之曰。勇哉。氣矜之隆。是其軼賁育。而高成荆矣。今死而無名。父母既沒矣。兄弟無有。此為我

故也。夫愛身不揚弟之名。吾不忍也。乃抱屍而哭之曰。此吾弟軼深井里。聶政也。亦自殺於屍下。實音奔。○林西仲曰。賢指其勇。愛身滅

持也。軼過也。孟賁夏育。成刑。皆古之勇士也。晉楚齊衛聞之曰。非獨政之能。乃其姊者亦

列女也。聶政之所以名施於後世者。其姊不避菹醢之誅。以揚



下有孫字妨  
者下無亦字  
菴醜作菴醜

其名也。

列傳通論以說反○菴醜菴醜  
醜肉醜也言到前之如此

昭侯凡四

成午從趙來謂申不害於韓曰子以韓重我於趙請以趙重子

於韓是子有兩韓而我有兩趙也。

韓子無來  
字此恐衍

魏之圍邯鄲也申不害始合於韓王然未知王之所欲也恐言

而未必中於王也王問申子曰吾誰與而可對曰此安危之要

國家之大事也臣請深惟而苦思之。

中丁仲反○  
惟亦思也

乃微謂趙卓韓

龜曰子皆國之辨士也夫為人臣者言可必用盡忠而已矣。

夫音

扶、盡津忍反○微  
密也可豈可也

二人各進議於王以事申子微視王之所說以言

於王王大說之。

說音

申子請仕其從兄官昭侯不許也申子有怨色昭侯曰非所謂

學於子者也。

從才用反○爾當作以言爾其請非所以學於  
申子者也所學即下文循功勞視次第是也

聽子之謁而

廢子之道乎又亡其行子之術而廢子之謁乎子嘗教寡人循

功勞視次第今有所求此我將奚聽乎。

亡音無○亡其猶無  
乃也求此謂請仕也

申子乃

避舍請罪曰君真其人也。

穆文熙曰申韓之學皆欲必行其術豈肯為其兄  
請官乎此乃所以嘗試昭侯而昭侯果能行其術矣

蘇秦為趙合從說韓王曰韓北有鞏洛成臯之固西有宜陽常

阪之塞東有宛穰洧水南有陘山地方千里帶甲數十萬天下

之強弓勁弩皆自韓出谿子少府時力距來皆射六百步之外

韓卒跣足而射百發不暇止遠者達胸近者掩心韓卒之劔戟

皆出於冥山棠谿墨陽合膊劉師宛馮龍淵大阿皆陸斷馬牛

水擊鵠鴈當敵即斬堅甲盾鞬鍪鐵幕革抉吸芮無不畢具以

韓卒之勇被堅甲躡勁弩帶利劔一人當百不足言也。

為于偽反  
下為大同從

（考異）劉本  
無爾字坊本  
下之謁作之  
請一本聽並  
作從謁作請  
亡其作專為  
其人作聖人



考高本  
作趙盧本  
常改作長  
高本坊本  
作超錄本  
帖今從劉  
合伯高本  
無博字今  
會本史記  
作聘

子容反說始銳反蓋先代反宛於袁反數色主反射食亦反大音太斷音短被皮寄反  
○椒真剛谿子之弩注云谿蠻夷也以柘桑為弩因曰谿子之弩徐廣曰韓有少府所  
造二種之弩時力者謂作之得時力倍於常故名時力也距來者謂弩勢勁利足以距  
來敵也愚謂踏踏也暇止言發矢之疾續而不絕掩開矢中心上如掩吳師道曰備  
務訓注云墨陽之莫邪則墨陽地名索隱云劉國有工鑄劍因名劉師宛人於馮池鑄  
劍故名宛馮晉大康地理記汝南西平有龍泉可淬刀劍今按上說冥山棠谿龍淵地  
名劉師宛馮人名兼地大阿劍名合博未詳愚謂皆蒙出文則大阿合博亦地或人名  
盾掩鞮蓋胃也徐孚遠曰鐵燕障面也吳師道曰按詩傳決以象骨為之著右手大指  
以鈎弦圍體拾以皮為之著於左臂以逐弦恐此軍即拾扶即決也索隱云吸與敵同  
謂猶也再謂鞮猶之紛紜也吸音伐即詩所謂蒙伐者字皆通借愚謂以上言地險固  
兵勇  
利也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欲西面事秦稱東藩築帝宮  
受冠帶祠春秋交臂而服焉夫羞社稷而為天下笑無過此者  
矣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夫音扶下同播音審大王事秦秦必求  
宜陽成臯今茲効之明年又益求割地與之即無地以給之不  
與則棄前功而後更受其禍且夫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  
已夫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而買禍者也不

戰而地已削矣國君長曰地若地服臣聞鄙語曰寧為雞口無為牛

後今大王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以異於牛後乎夫以大王之

賢挾強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為大王羞之後尻也言雞口雖小而在上面貴牛

雖死必不能事秦今主君以趙王之教詔之敬奉社稷以從

宣惠王凡五

宣王謂樛留曰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對曰不可晉用六

卿而國分簡公用田成監止而簡公弑魏兩用犀首張儀而西

河之外亡簡公齊簡公也亡蓋亡於秦也今王兩用之其多力者內樹其黨其寡

力者藉外權羣臣或內樹其黨以擅其主或外為交以裂其地

則王之國必危矣樹臣更反藉在夜反○國君長曰多力即有力謂富強之家藉外權言外交諸侯以假其權擅其主言自擅威權以君其



主也

楚昭獻相韓。秦且攻韓。韓廢昭獻。昭獻令人謂公叔曰。不如貴

昭獻以固楚。秦必曰。楚韓合矣。相息亮反。令力呈反。

秦攻陘。韓使人馳南陽之地。秦已馳。又攻陘。韓因割南陽之地。

秦受地。又攻陘。馳。走退也。謂韓使人走退南陽而不敵秦。蓋示服也。秦已馳。謂秦已使韓人走退也。陳軫謂秦王

曰。國形不便。故馳交不親。故割今割矣。而交不親。馳矣。而兵不

止。臣恐山東之無以馳割事王者矣。且王求百金於三川。而不

可得。求千金於韓。一旦而具。今王攻韓。是絕上交。而固私府也。

竊為王不取也。為于偽反。○言攻韓得三川而絕其交。不可求千金。是使韓固私府而不費也。

秦韓戰于濁澤。韓氏急。公仲朋謂韓王曰。與國不可恃。今秦之

心欲伐楚。王不如因張儀為和於秦。賂之以一名都。與之伐楚。

此以一易二之計也。韓王曰。善。乃微公仲之行。將西講於秦。君

長曰。賂地於秦。一也。和秦伐楚二也。楚王聞之大恐。召陳軫而告之。陳軫曰。秦之欲伐

我久矣。今又得韓之名都一。而具甲。秦韓并兵南鄉。此秦所以

廟祠而求也。今已得之矣。楚國必伐矣。王聽臣。為之微四境之

內。選師言救韓。令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使信王

之救已也。縱韓為不能聽我。韓必德王也。必不為鴈行。以來是

秦韓不和。兵雖至楚。國不大病矣。為能聽我。絕和於秦。秦必大

怒。以厚怨於韓。韓得楚救。必輕秦。輕秦其應。秦必不敬。是我困

秦韓之兵。而免楚國之患也。恐丘勇反。并音併。鄉許亮反。為之。為于偽反。選息懸反。下同。令力呈反。行戶剛反。○信臣。使

臣也。古人謂使為信。下襄王策信公孫郝於齊。是也。楊慎曰。晉人以信為使者。未之考耳。又按淮陰傳信臣。謂可信任之臣。過秦論信臣。謂忠信之臣。與此不同。為不為能之

為若也。鴈行。猶鴈行。管子輕重甲篇。士爭前戰。為鴈行。史嚴助傳。越人鴈死。傲幸。以能執事之鴈行。前行曰鴈。通作鴈。見通雅。與禮記兄齒鴈行。目別也。楚王大



〔考異〕坊本必伐下無矣字無也縱二字韓必作韓之困秦作因重其幣作多車幣三字一本辭意作肆志高本坊本並因我作告我今從一本罰本伐矣作伐也坊本楚楚下無因字

說乃徹四境之內。選師言救韓。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謂韓王曰。敝邑雖小。已悉起之矣。願大國遂肆意於秦。敝邑將以楚殉韓。說音悅。下同。○韓王死。言以死從之。韓王大說。乃止公仲。止其行也。公仲曰。不可。夫以實困我者。秦也。以虛名救我者。楚也。恃楚之虛名。輕絕強秦之敵。必為天下笑矣。且楚韓非兄弟之國也。又非素約而謀伐秦矣。秦欲伐楚。楚因以起師言救韓。此必陳軫之謀也。且王已使人報於秦矣。今弗行。是欺秦也。夫輕強秦之禍。而信楚之謀。臣王必悔之矣。夫音扶。輕絕之。輕。適政反。韓王弗聽。遂絕和於秦。秦果大怒。興師與韓氏戰於岸門。楚救不至。韓氏大敗。此罪終言之也。韓氏之兵非削弱也。民非蒙愚也。兵為秦禽。智為楚笑。過聽於陳軫。失計於韓朋也。此記者之餘論。

顏率見公仲。公仲不見。顏率謂公仲之謁者曰。公仲必以率為陽也。故不見率也。陽伴同。不實也。公仲好內。率曰。好士。公仲嗇於財。率曰。散施。公仲無行。率曰。好義。好呼報反。施始毀反。行下孟反。○內。婦人也。此所謂陽也。自今以來。率且正言之而已矣。正言。不諱也。公仲之謁者以告公仲。公仲遽起而見之。

襄王 凡三十 二章

張儀為秦連橫。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麥而豆。民之所食。大抵豆飯藿羹。一歲不收。民不厭糟糠。地方不滿九百里。無二歲之所食。為于偽反。下為大為敵同。說始說反。厭音厭。○此言韓地小而惡。民食不足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過二十萬。而厠徒負養在其中矣。為除守微亭障。塞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塞先代反。見賢遍反。○厠徒。見魏策。負養。謂負糧以給養。為家者為養也。微亦塞也。取微遠之義。此言兵少也。

〔考異〕一本陽作場



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虎擊之士。跌胸科頭。貫頤奮戟者。至不可勝計也。秦馬之良。戎兵之衆。探前跌後。蹄間三尋騰者。不可勝數也。

乘繩證反。騎奇寄反。跌胸音徒。俱勝音升。敵色主反。○擊猛也。曲禮擊獸在前。跌胸跳也。跌或作作。隄見類篇。科頭。不著兜蓋也。

賈。願奔。戰言貫。願而猶。戰以戰。關君長曰。探前跌後。非謂疾走也。按淮南子。有蹤有。跌。跌。跌。跌。乃踏也。馬走不探前足。蓋言戰馬立地。善探前路。後而欲走也。蹄間三尋。此。謂馬走勢疾也。言前後蹄間三尋。謂。而。走也。愚謂。此言秦兵馬多而勇。故也。

山東之卒。被甲冒胄。以會戰。秦人捐甲徒程。以趨敵。左挈人頭。右挾生虜。夫秦卒之與山東之卒也。猶孟賁之與怯夫也。以重力相壓。猶烏獲之與嬰兒也。夫戰

孟賁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以異於墮千鈞之重。集於

烏卵之上。必無幸矣。

魏皮寄反。除怯夫之。夫。餘音音扶。黃音奔。○徒。空手也。程。魏也。秦。眾。願足。徒。楊。犯。白。刃。無。幸。謂。無。幸。死。也。此。言。秦。之。與。不。敵。也。

諸侯不料兵之弱。食之寡。而聽從人之甘言好辭。比周以相飾也。皆言曰。聽吾計。則可以強霸天下。夫不顧社稷之長

利而聽須臾之說。註誤人主者。無過於此者矣。從子容反。比。思。志。反。○註亦誤也。此言從

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絕韓之上地。東取成臯。宜陽

則鴻臺之宮。桑林之苑。非王之有已。夫塞成臯。絕上地。則王之

國分矣。先事秦則安矣。不事秦則危矣。夫造福而求福。計淺而

怨深。逆秦而順楚。雖欲無亡。不可得也。故為大王計。莫如事秦。

莫如韓。非以韓能強於楚也。其地勢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

攻楚為敵。秦王之必喜。夫攻楚而私其地。轉禍而說秦。計無便

於此者也。是故秦王使使臣獻書大王御史。須以決事。說音使。使。臣。之。使。所。

韓王曰。客幸而教之。請比郡縣。築帝宮。祠春秋。稱

東藩。効宜陽。

東。藩。効。宜。陽。○。為。猶。助。也。此。言。事。秦。之。利。一。

〔考異〕坊本  
作二尋高本  
無圖者二字  
今從會本一  
本不事秦作  
不成秦坊本  
順楚作順趙  
攻楚下無為  
字



〔考異〕高本因西作因而坊本闕下無秦王二字

〔考異〕坊本達作從印作市本闕本刻本作印

鄭彊之走張儀於秦。曰儀之使者必之楚矣。故謂太宰曰。公留

儀之使者。彊請西圖儀於秦。使所更反。下使臣同。○曰儀之曰猶謂也。太宰。楚官也。使楚留使者。以其間圖儀也。蓋彊為韓

計也。故因西請秦王曰。張儀使人致上庸之地。故使使臣再拜謁

秦王。請疑謂訛。致猶還也。上庸。楚地。秦嘗取之。謂秦之秦疑當作大。鮑彪曰。亟偽為楚使。自此於秦。秦王怒張儀走。秦王怒其專制。

張儀長。疎而走也。

宜陽之役。楊達謂公孫顯曰。請為公以五萬攻西周。得之。是以

九鼎印甘茂也。不然。秦攻西周。天下惡之。其救韓必疾。則茂事

敗矣。秦策印作抑。是也。餘已見。

秦圍宜陽。游騰謂公仲曰。公何不與趙。離石祁。以質許地。則

樓緩必敗矣。賈晉致。○離。離石祁地名。以質許地。言得趙質子。而許與之地。韓趙合。則樓緩欲以趙合秦之事必敗矣。事見趙策。收韓

趙之兵以臨魏。樓緩必敗矣。魏合韓趙。則樓緩為魏欲合秦。楚外齊之事必敗矣。事見魏策。韓趙為一

魏必倍秦。甘茂必敗矣。倍音佩。○韓得趙魏。則甘茂攻以成陽資翟強

於齊。楚必敗之。敗必遇反。○翟強為魏欲合齊。秦外楚者。事亦見魏策。言以成陽封翟強資之。則必勉為之矣。楚惡魏合齊。秦而必敗之。則合

齊秦外楚之事必敗矣。齊秦外楚之事必敗矣。魏倍秦。合韓趙。則宜陽必不拔矣。秦必敗。宜陽必不拔矣。須

韓公仲謂向壽曰。禽困覆車。公破韓辱公仲。公仲收國復事秦。

自以為必可以封。今公與楚解中。封小令尹以桂陽。秦楚合復

攻韓。韓必亡。公仲躬率其私徒。以鬪於秦。願公之熟計之也。向

亮反。下同。復扶又反。○按史記甘茂傳。秦拔宜陽。韓與秦平。向壽為秦守宜陽。將伐韓。公仲使蘇代謂壽也。禽走歐。總名。言逐歐。因急。猶能奔觸。傾覆車。自以為必可以封。言

公仲自以為秦必可封己也。解中。桂陽。皆秦地名。小令尹。楚官名也。私徒。家眾也。鬪於秦。謂與秦鬪也。所鬪禽困覆車也。向壽曰。吾合秦楚。

非以當韓也。子為我謁之。公仲曰。秦韓之交可合也。為于偽反。下為韓同。○當

猶敵也。對曰。願有復於公。諺曰。貴其所以貴者貴。今王之愛習公

也。

〔考異〕坊本連下章兵作地高木無韓趙為一之趙字坊本敗之作敗矣



也。不如公孫郝。其智能公也。不如甘茂。今二人者皆不得親於事矣。而公獨與王主斷於國者。彼有以失之也。公孫郝黨於韓。而甘茂黨於魏。故王不信也。今秦楚爭強。而公黨於楚。是與公孫郝甘茂同道也。公何以異之。人皆言楚之多變也。而公必之。是自為貴也。斷丁亂反。○復白也。不得親於事。言不得親斷國事也。彼指郝茂也。韓於韓魏。是其所以失之也。自為貴。言於楚而必以為無變。非所以貴而獨自為貴也。公不如與王謀其變也。善韓以備之。若此則無禍矣。變。謂韓氏多變也。韓先後委國於郝茂。而不因也。今公言善韓以備楚。是外舉不避讎也。善是善之所限。故曰公之讎也。向壽曰。吾甚欲韓合。對曰。甘茂許公仲以武遂反宜陽之民。今公徒收之甚難。反疑當作及。言許師武遂之地。及宜陽之俘民也。向子曰。然則奈何。武遂終不可得已。鮑彪曰。與韓地宜以其所得於韓。若武遂者可也。茂已許之。已無以易之也。對曰。公何不以秦為韓。

(考異)坊本  
章首韓作爲  
一本圖作關  
坊本吾合作  
吾令備楚作  
待楚高本是  
公間有以字  
茂無間有之  
字

求潁川於楚。此乃韓之寄地也。公求而得之。是令行於楚。而以其地德韓也。公求而弗得。是韓楚之怨不解。而交走秦也。秦楚爭強。而公過楚以攻韓。此利於秦。解音蟹。走則候反。○潁川本韓地。而楚有之。故曰寄地。過。尤之也。攻史記作收。此恐誤。關君長曰。過楚。關與王謀楚變也。收。韓謂善韓以備楚也。收韓。則楚不能爭強。故曰利於秦。向子曰。奈何。對曰。此善事也。甘茂欲以魏取齊。公孫郝欲以韓取齊。今公取宜陽以為功。收楚韓以安之。而誅齊魏之罪。是公孫郝甘茂無事也。善事者。謂而亦為善也。取齊之取。猶收也。言欲以魏韓合。齊於秦也。拔宜陽者。甘茂而為壽功者。蓋韓人怨茂。而不願。今壽善韓。則服也。安之。安宜陽也。合二國於秦。則宜陽無慮也。誅責也。齊魏合而不和於秦。以之為罪責之也。無事。無所事也。客卿為韓謂秦王曰。韓民之議。知其君不知異君。知其國不知異國。彼公仲者。秦勢能誑之。秦之強首之者。氓為疾矣。為韓之為于偽反。下為諸相為同。○關君長曰。首疑作資。此下必有缺文。愚謂為使也。氓為疾。謂使氓疾也。趙孝成王策。嘗之軸令折矣。蓋公仲欲合秦。而氓議不必合秦。故客云。彼公仲以秦勢



能誦我而秦之強實進齊宋之兵至首垣遠薄梁郭所以不及魏者

以為成而過南陽之道欲以四國西首也所以不者皆曰以燕

亡於齊魏亡於秦陳蔡亡於楚此皆絕地形關君長曰此五十九字羣前後不續似他章錯出

臣比周以蔽其上大臣為諸侯輕國也比昆志反○關君長曰大臣私助諸侯而輕己國故群臣比周

也公孫郝之貴不得議甘茂則大臣不得事近臣矣大臣以蔽其上也貴賤不相

事各得其位輻湊以事其上則群臣之賢不肖可得而知也王

之明一也從才用反○關君長曰王位正謂王躬臨政也從臣謂侍從臣與近臣互言也事謂交通輻湊以車輻聚穀喻貴賤相聚以事其上公

孫郝嘗疾齊韓而不加貴則為大臣不敢為諸侯輕國矣齊韓

嘗因公孫郝而不受則諸侯不敢因群臣以為能矣外內不相

為則諸侯之情偽可得而知也王之明二也關君長曰郝欲以韓取齊者不可謂病也疾疑作收

(考異)坊本之秦間有以字高本垣作垣坊本及魏作反魏劉本成作成臣矣作臣也坊本淺作淺反敬作敬其講作且擣高本以國作國以

為大之為恐衍言不賞郝收二國則大臣不敢私交諸侯而輕己國矣思謂齊韓因郝而秦不受是禁群臣外交也則諸侯不敢因群臣以為能交於秦矣外諸侯內群臣也

公孫郝擣里疾請無攻韓陳四辟去王猶攻之也甘茂約楚趙

而反敬魏是其講我茂且攻宜陽王猶校之也群臣之智無幾

於王之明者陳陣同辟音避幾音機○吳師道曰四疑當作而思謂韓陳謂宜陽之役也我指韓也關君長曰茂黨魏又約和楚趙而反敬魏講三國於韓

故願公仲之以國待於王而無自左右也蓋說茂私交諸侯也其攻宜陽固王之所欲猶檢校之蓋猶其敬魏而且攻宜陽又嫌其外交也吳寬曰數稱其明以堅其不用左右之心而後韓秦之交可得而合也臣

侍從關君長曰言願令公仲以國待於王之所命而無由左右

或謂公仲曰聽者聽國非必聽實也故先王聽諺言於市願公

之聽臣言也聽國言汎聽於衆也實言有實者謂至言也商君傳至言實也公求

中立於秦而弗能得也善公孫郝以難甘茂勸齊兵以勸止魏

楚趙皆公之讎也臣恐國之以此為患也願公之復求中立於

十一



秦也。

難乃且反復扶又反。○中立謂不橫亦不從也。兵字及勸止之勸字恐衍。言求中立而不得。因以郝欲以韓取齊。善郝以勸齊合於秦。以茂欲以魏取齊。難茂

魏也。

故楚趙怒其橫而離仲也。公仲曰奈何。問所以求。對曰秦王以公

孫郝為黨於公而弗之聽。甘茂不善於公而弗為公言。為公之為于偽反下

公何不因行願以與秦王語。行願之為秦王

臣也公。行願。人姓名。言令客因願以與秦王語。則願公而秦王信之。故事必可成矣。臣請為公謂秦王曰齊

魏合與離於秦孰利。齊魏別與合於秦孰強。秦王必曰齊魏離

則秦重。合則秦輕。齊魏別則秦強。合則秦弱。臣即曰。今王聽公

孫郝以韓秦之兵。應齊而攻魏。魏不敢戰。歸地而合於齊。是秦

輕也。臣以公孫郝為不忠。今王聽甘茂以韓秦之兵。據魏而攻

齊。齊不敢戰。亦求割地而合於魏。是秦輕也。臣以甘茂為不忠。

故王不如令韓中立以攻齊。王言救魏以勁之。齊

魏不能相聽。必離兵交。令力呈反下同。○關君長曰。韓不為魏攻齊。而秦王言韓攻齊救魏以勁魏。恐謂齊怒魏不合於己。魏恃

王之願也。王欲則信公孫郝於齊。為韓取南陽。易穀川以歸。此惠

王之願也。王欲則信甘茂於魏。以韓秦之兵。據魏以郟齊。此武

王之願也。欲者欲如此也。即取南陽。易穀川。據魏以郟齊是也。魏策王欲焉而收

急也。公孫郝黨於齊而不肯言。甘茂薄而不敢謁也。此二人王

之大患也。願王之熟計之也。大急之大音泰。○關君長曰。大急。言事之大急不可失也。薄。言茂與公仲交通而不敢謁。王也。

是二人不為國計。率如此。故曰王之患也。

公仲數不信於諸侯。諸侯錮之。數。色角反。○關君長曰。錮。塞也。言諸侯不受公仲交通。與錮。樂盈不同。南

委國於楚。楚王弗聽。關君長曰。言公仲請國事從楚進退。蘇代為謂楚王曰。不若聽而

備於其反也。為于偽反。○反。反覆也。朋之反也。常仗韓而畔楚。仗齊而畔秦。

齊魏本高本  
連轉公仲相  
章坊本勸齊  
之翻作歡故  
下無王字都  
作却諸本令  
韓下有以字  
今從劉本高  
本攻齊作勁  
齊坊本詞下  
無也字



〔考異〕高本無謂字朋作明通篇皆同一本伏作伏

〔考異〕坊本之主作之王母作無高本限作慎德作得

〔考異〕高本無爲字

今四國錮之而無所入矣。亦甚患之。此方其爲尾生之時也。

仗倚

也。無所入。言無所交通也。按莊子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即君長曰。爲尾生。謂信也。言方今公仲有信。不如前日反覆。是楚可以受之也。

謂公叔曰。公欲得武遂於秦。而不患楚之能揚河外也。

武遂。韓地。而秦取之。

揚舉也。謂取之也。

公不如令人恐楚王。而令人爲公求武遂於秦。

令力呈反。恐丘勇反。

爲于僞反。下同。○上人。公叔之人也。下人。楚王之人也。

謂楚王曰。發重使。爲韓求武遂於秦。秦王

聽。是令得行於萬乘之主也。韓得武遂以限秦。毋秦患而德楚。

使所吏反。乘繩證反。

韓。楚之縣而已。秦不聽。是秦韓之怨深。而交事楚也。

乘繩證反。

謂公叔曰。乘舟舟漏而弗塞。則舟沉矣。塞漏舟而輕陽侯之波。

則舟覆矣。

塞先北反。下同。○陽侯。大波名也。

今公自以爲辨於薛公而輕秦。是塞漏

雖得於齊。而有秦之患。

舟。而輕陽侯之波也。願公之察也。

令力呈反。下同。使所吏反。下同。○吳師道曰。韓滅鄭。徙都之。故稱鄭。猶魏都大

齊。令周最使鄭。立韓擾而廢公叔。

梁。周最患之曰。公叔之與周君交也。令我使鄭。立韓擾而廢

公叔。語曰。怒於室者。色於市。今公叔怨齊。無奈何也。必絕周君

而深怨我矣。而深怨我矣。交。言其相善也。願。見昭公十九年左傳。周君最之宗國也。故慮怨及周君。史舍曰。公行矣。請令

公叔必重公。

固不欲來使。臣竊強之。周最不欲來。以爲公也。臣之強之也。亦

以爲公也。

猛不可叱。叱之必噬人。客有請叱之者。疾視而徐叱之。犬不動。

復叱之。犬遂無噬人之心。今周最固得事足下。而以不得已之

故來使。彼將禮陳其辭。而緩其言。鄭王必以齊王爲不急。必不

許也。

者無交於公。而欲德於韓擾。其視之必疾。言之必急。則鄭王必

〔考異〕坊本令我令周之令並作今臣之作使臣之一本作來臣之一本犬狂



作大猛諸本  
其視作其使  
今從漢

許之矣。視之必疾公叔曰善。遂重周最。王果不許韓擾。

公仲使韓珉之秦求武遂。而恐楚之怒也。蓋時韓事楚故恐楚怒其事秦面求地也唐客

謂公仲曰。韓之事秦也。且以求武遂也。非敵邑之所憎也。韓已

得武遂。其形乃可以善楚。形猶勢也。恐楚之怒故其勢不可不善楚臣願有言而不敢為

楚計。為于僞反。○唐客。楚人恐。公仲以為為楚計。故云爾。今韓之父兄得衆者。毋相。不能獨

立。勢必善楚。相息亮反。下同。○今韓上疑。脫謂楚王曰。四字。言父兄得衆者不相。韓珉蓋父兄無衆者。此唐客王之設辭也。王曰。吾欲以國輔韓珉而相之。可乎。韓珉蓋父兄無衆者。此唐客設楚王答已之辭。以問公仲也。

父兄惡珉。珉必以國保楚。惡鳥路反。○言珉既無衆。又為父兄所惡。不能獨立。必以國委楚而自保也。此亦唐客之言也。

公仲說。土唐客於諸公。而使之主韓楚之事。說音悅。○土唐當作唐客之言。令之親事大臣。而使主二國之事也。

公仲以宜陽之故仇甘茂。其後秦歸武遂於韓。已而秦王固疑

〔考異〕一本毋作每。高本勢必下有不字。坊本十作仕。

甘茂之以武遂解於公仲也。茂宜陽。故仲仇之。其後茂請秦王歸武遂於韓。故秦王疑之。解。說怨也。固字恐衍。

杜聊為公仲謂秦王曰。朋也。願因茂以事王。為于僞反。○鮑彪曰。若公仲與茂善。以實秦王之疑。

秦王大怒於甘茂。故樗里疾大說杜聊。說音悅。○疾與茂不善。故也。

鄭疆載八百金入秦。請以伐韓。冷向謂鄭疆曰。公以八百金。請

伐人之與國。秦必不聽。公不如令秦王疑公叔。向許丈反。令力呈反。下同。○秦疑公叔必伐韓也。鄭疆曰。何如。曰。公叔之攻楚也。以幾瑟之存焉。故言伐

楚也。鮑彪曰。幾瑟。太子嬰弟。時質楚。公叔所不善。恐謂始公叔欲伐楚。以害幾瑟。故質子在楚。而秦王不疑焉。今已令楚王奉幾

瑟。以車百乘居陽翟。令昭獻轉而與之處。旬有餘。彼已覺。而幾

瑟。公叔之讎也。而昭獻。公叔之人也。秦王聞之。必疑公叔為楚

也。乘繩。說反。處昌呂反。為于僞反。○轉。猶反也。旬有餘。彼已覺。六字。疑他章錯簡。言叔始以幾瑟之存焉。言伐楚。是以秦王信叔。今楚聽叔。厚待幾瑟。且令與叔善者。

反而與幾瑟。處。以之告。則秦王必疑公叔為楚。其伐韓不待請矣。

〔考異〕坊本載八百金作以金八百入

〔考異〕坊本上秦王下有明字。疑注文高本上聊作赫。



秦下無請字  
聲作角章末  
無也字

(考異)坊本  
後作復錢劉  
本同坊本無  
魏地之地字

(考異)一本  
仲作叔案作  
也因以作固  
以

(考異)坊本  
楚魏作楚趙  
高本各作高  
是下有以字  
與作扁陽作  
榻

(考異)錢劉  
曾本並韓臣  
作韓辰

公仲為韓魏易地。公叔爭之而不聽。且亡。為于僞反，爭音詳，史惕

謂公叔曰。公亡則易必可成矣。公無辭以後反。且示天下輕公。

公不若順之。輕公，謂韓魏。公叔，謂公叔。夫韓地易於上。則害於趙。魏地易於下。則

害於楚。夫音扶。上下，上下流之地也。公不如告楚趙。楚趙惡之。趙聞之起兵臨

羊腸。楚聞之發兵臨方城。而易必敗矣。惡鳥，路反。

錡宣之教韓王。取秦曰。為公叔具車百乘。言之楚易三川。因令

公仲謂秦王曰。三川之言曰。秦王必取我。韓王之心不可解矣。

王何不試以襄子為質於韓。令韓王知王之不取三川也。為公之

反，乘繩證反。令力呈反。質音致。取，謂與。秦合三川之言。三川人之言也。我，三川也。不可解，言韓王恐秦取三川而欲以易於楚之心，不可解說也。公仲謂秦

王。止。因以出襄子而德太子。襄子蓋秦公子，不善太子。于此。因以出襄子而德太子。襄陵之役。畢長謂公叔曰。請毋用兵。而楚魏皆德公之國矣。襄

之役。夫楚欲置公子於秦。必以兵臨魏。夫音扶，音管。置，置也。公子，魏

魏子有辭以毋戰。令力呈反。說始說反。為于僞反。韓起兵臨魏，如拒魏立

於是太子與昭陽梁王皆德公矣。得免兵，故皆德公叔矣。

公叔使馮君於秦。恐留。使所吏反。關君長曰。馮君恐。秦留已，以下容致陽向之詞。教陽向說秦王

曰。留馮君以善韓臣。非上智也。主君不如善馮君而資之以秦

爭。則王澤布而害於韓矣。關君長曰。馮君向傳曰。呂祿呂產席太后之寵。願

韓公叔與幾瑟爭國。爭，專國。鄭疆為楚王使於韓。矯以新城陽

人命世子以與公叔爭國。為于僞反。下同。使所吏反。矯託也。世子，幾瑟也。時未定所立。故幾瑟各更稱之。曾，託也。楚王之

韓公叔與幾瑟爭國。鄭疆為楚王使於韓。矯以新城陽人命世子以與公叔爭國。



〔考〕高本  
命作合一本  
人以作八必  
坊本何新下  
無城字走作  
幸

命以地與幾瑟而楚怒將罪之鄭疆曰臣之矯與之以為國也臣曰

世子得新城陽人以與公叔爭國而得全魏必急韓氏韓氏急

必懸命於楚又何新城陽人敢索若戰而不勝走而不死今日

以至又安敢言地索所自反○楚下疑脫王字關君長曰臣曰之日舊作目傳

韓公叔與幾瑟爭國中庶子強謂太子曰不若及齊師未入急

擊公叔中庶子官名齊助公叔故及其師未入擊之太子曰不可戰之於國中國必分

齊明謂公叔曰齊逐幾瑟楚善之善幾瑟也今楚欲善齊甚公何不

令齊王謂楚王王為我逐幾瑟以窮之楚聽是齊楚合而幾瑟

〔考〕高本  
中下無國字

〔考〕坊本  
瑟也之也作  
或

走也楚王弗聽是有陰於韓也命功星反為于為反○言韓人有陰

公叔將殺幾瑟也謂公叔曰太子之重公也畏幾瑟也今幾瑟

死太子無患必輕公韓大夫見王老冀太子之用事也固欲事

之太子外無幾瑟之患而內收諸大夫以自輔也公必輕矣不

如無殺幾瑟以恐太子太子必終身重公矣恐丘勇反○太子謂答也

公叔且殺幾瑟也宋赫為謂公叔曰幾瑟之能為亂也內得父

兄而外得秦楚也今公殺之太子無患必輕公韓大夫知王之

老而太子定必陰事之幾瑟死則太子定也秦楚若無韓必陰事伯嬰伯嬰

亦幾瑟也為謂之為于為反○幾瑟主秦楚而見殺則二國無韓之好必以立伯嬰為事伯嬰得二國則其為亂亦如幾瑟也公不如勿

殺伯嬰恐必陰保於公韓大夫不能必其不入也必不敢輔伯



〔考異〕坊本  
勿殺作弗殺  
高本恐必下  
無陰字

兄之衆。必不能為亂矣。此便於公。

恐丘勇反。遂先北反。○保於公。言恐幾  
惡。必恃公叔而自保持。其指幾瑟也。惡

謂使不得立  
為太子也。

謂新城君曰。公叔伯嬰恐秦楚之內幾瑟也。公何不為韓求質

子於楚。楚王聽而入質子於韓。則公叔伯嬰必知秦楚之不以

幾瑟為事也。必以韓合於秦楚矣。秦楚挾韓以窘魏。魏氏不敢

東。是齊孤也。內音納為韓之為于偽反。實音致。下同。○新  
城君。秦太后弟。弟我。也。不敢東。言不合齊也。公又令秦求質

子於楚。楚不聽。則怨結於韓。韓挾齊魏以盼楚。楚王必重公矣。

令力呈反。○關君長曰。怨結於韓。言秦怨楚而結  
好於韓。恐衍。一韓字。蓋言秦事也。恐開。時恨視也。公挾秦楚之重。以積德於

韓。則公叔伯嬰必以國事公矣。

胡衍之出幾瑟於楚也。教公仲謂魏王曰。太子在楚。韓不敢離

楚也。王何不試奉公子咎而為之請太子。離力智反。各音卓。為于偽反。  
○上太子。謂幾瑟也。韓若

〔考異〕高本  
王何之王作  
及

韓立。即幾瑟。而幾瑟  
與是。為韓。楚。韓。而計。故曰。試。因令人謂楚王曰。韓立公子咎而棄幾瑟

是王抱虛質也。王不如亟歸幾瑟。幾瑟人必以韓權報讎於魏

而德王矣。令力呈反。質音致。○既令魏  
王請太子。因令謂楚王也。

幾瑟亡之楚。楚將收秦而復之。按上章曰。抱虛質。此曰。亡之楚。謂芊戎  
蓋楚歸之。而今復亡而之也。謂芊戎

曰。廢公叔而相幾瑟者。楚也。今幾瑟亡之楚。楚又收秦而復之。

幾瑟入鄭之日。韓楚之縣邑。相息亮反。○或謂芊戎也。相  
助也。鄭即韓也。邑疑已訛。公不如令秦

王賀伯嬰之立也。令力呈反。○關君長曰。伯嬰未立。  
而賀其立。令楚怨韓以絕交也。韓絕於楚。其事秦

必疾。秦挾韓親魏。齊楚後至者先亡。此王業也。王于况反。○關君長  
曰。後至於秦。則三國

伐之。故  
先亡。

冷向謂韓咎曰。幾瑟亡在楚。楚王欲復之甚。向許丈反。各音卓。○徐孚  
遠曰。公子咎與韓咎。是二

人。故說韓咎  
奉幾瑟也。今楚兵十餘萬。在方城之外。臣請令楚築萬家之都



〔考異〕坊本無鄭字、

於雍氏之旁。韓必起兵以禁之。公必將矣。公因以楚韓之兵奉  
幾瑟而內之鄭。幾瑟得入而德公必以韓楚奉公矣。令力呈反、將子匠反、內音納、○

雍氏、韓地、楚鎡、都於其旁、韓恐其追、故起兵以禁之、

楚令景鯉入韓。韓且內伯嬰於秦。景鯉患之。令力呈反、內音納、○伯嬰已為太子、楚欲令韓廢伯

嬰而立幾瑟而韓將內伯嬰於秦、故鯉患秦助伯嬰、

冷向謂伯嬰曰。太子入秦。秦必留太子而

合楚以復幾瑟也。是太子反棄之。

向許丈反、○開君長曰、言伯嬰已為太子、入秦必留之、而秦楚內幾瑟、則韓反

樂二伯嬰一矣、

楚圍雍氏五月。韓令使者求救於秦。冠蓋相望也。秦師不下殺。

韓又令尚靳使秦。謂秦王曰。韓之於秦也。居為隱蔽。出為鴈行。

今韓已病矣。秦師不下殺。臣聞之。唇揭者其齒寒。願太王之熟

計之。

令力呈反、使所吏反、下使者同、行戶郎反、○唇揭、唇揭、作揭、字音之誤也、

宣太后曰。使者來者衆矣。

獨尚子之言是。召尚子入。宣太后謂尚子曰。妾事先王也。幾瑟

以其髀加妾之身。妾困不支也。盡置其身妾之上。而妾弗重也。

何也。以其少有利焉。今佐韓。兵不衆。糧不多。則不足以救韓。夫

救韓之危。日費千金。獨不可使妾少有利焉。盡津忍反、夫音扶、○國君長曰、焉、讀如乎、言獨不可

行一縣。使秦少有利乎、愚謂與孟子吾不憚焉之焉同、尚靳歸書報韓王。韓王遣張翠。張翠稱病。日

來。張翠曰。韓未急也。且急矣。甘茂曰。秦重國智王也。韓之緩急

莫不知。今先生言不急。可乎。張翠曰。韓急。則折而入於楚矣。臣

安敢來。甘茂曰。先生毋復言也。復扶又反、甘茂入言秦王曰。公仲柄

得秦師。故敢捍楚。今雍氏圍。而秦師不下殺。是無韓也。公仲且

抑首而不朝。公叔且以國南合於楚。楚韓為一。魏氏不敢不聽。



〔考異〕坊本  
秦下無秦  
字日作也高  
本支作疲智  
作知坊本於  
楚下無矣字  
高本待伐作  
待我

是楚以三國謀秦也。如此則伐秦之形成矣。不識坐而待伐。孰

與伐人之利。柄晉丙朝直遙反。○柄持也。抑屈也。屈首謂耻且懼也。言公仲嘗執  
持得秦師。故敢擇楚。今楚攻韓而秦不救。是秦無韓之好也。故公仲

耻懼而不朝也。秦王曰。善。果下師於殺以救韓。

楚圍雍氏。韓令冷向借救於秦。秦為發使公孫昧入韓。命力呈反。向許丈反。

為于偽反。使所吏反。○秦不為  
出師。而令味入韓。蓋規之也。公仲曰。子以秦為將救韓乎。其不乎。對

曰。秦王之言曰。請道於南鄭藍田以入攻楚。出兵於三川以待

公。殆不合軍於南鄭矣。不乎之不音否。○言道於南鄭藍田以入楚攻之。而  
後出兵於三川以待公仲使而救雍氏。昧既誑秦王

之言。而以意斷言。秦雖出兵。而其遲緩如此。殆不與楚合  
戰矣。按史記。無軍於南鄭四字。吳師道以此為誤。是矣。公仲曰。奈何。對曰。秦

王必祖張儀之故謀。故謀。謂前日所謀。下文即  
是也。事見秦惠文王策。楚威王攻梁。張儀謂

秦王曰。與楚攻梁。魏折而入楚。韓固其與國也。是秦孤也。故不

始出兵以勁魏。地。韓曰。陽為勁魏。  
韓欲其與魏戰。於是攻皮氏。魏氏勁。威王怒。楚

與魏大戰。秦取西河之外以歸。按秦策曰。王用儀言。取皮氏卒萬人車百  
乘。以與魏犀首。據之。攻當作取。而皮氏下

必有  
關文。今也其將陽言救韓而陰善楚。不急救雍氏。是善楚也。公恃秦而勁。必

輕與楚戰。楚陰得秦之不用也。必易與公相支也。輕。謂取反。易以鼓  
反。○不用。言不為

轉用公戰勝楚。遂與公乘楚。易三川而歸。公戰不勝楚。塞三川

而守之。公不能救也。臣甚惡其事。塞。先北反。恐為路反。○乘。楚。乘。勝於楚  
也。易。貿易也。以。救。韓。伐。楚。之。勢。而。取。三

川。猶。賣。易。也。塞。三。川。而。守  
之。秦。因。韓。疲。弊。而。取。之。也。司馬康三反之郢矣。甘茂與昭獻遇於境。

其言曰。收壘。其實猶有約也。收。壘。未。詳。其。故。司。馬。康。以。為。昭。獻。欲。得。秦。官。之  
印。壘。然。收。壘。取。言。皆。如。不。預。韓。事。其。實。約。攻。韓。也。

公仲恐曰。然則奈何。對曰。公必先韓而後秦。先身而後張儀。恐  
反。

再反。○言善為國計。而無恃秦。  
善己之圖。而無慮張儀之故謀。以公不如亟以國合於齊楚。秦必委國

於公以解伐。以公之以恐衍。亟以國合於齊楚者。所謂先韓先身也。  
言公仲合於二國。則秦必委任韓於公仲。以解韓伐之。是公之

所以外者。儀而已。其實猶之不失秦也。外。猶。避。也。言。合。於。齊。楚。唯。恐。儀  
之。故。儀。而。已。秦。委。國。於。公。仲。則

〔考異〕坊本  
是與下無國  
字高本陽作  
揚坊本不勝  
楚下見有楚  
字其言下無  
日字以公上



有臣字訓本  
去以公之以

其實猶不失  
秦之好也

或謂韓公仲曰。夫孿子之相似者。惟其母知之而已。利害之相似者。唯智者知之而已。今公國其利害之相似。正如孿子之相似也。得以其道為之。則主尊而身安。不得其道。則主卑而身危。

音夫扶。下同。今秦魏之和成。而非公適兩束之。則韓必謀矣。 適丁歷反。下同。

○秦魏之和。韓與二國之和也。適主也。曾和成。而公仲非主。攝東兩國。則韓必為人所謀矣。 若韓隨魏以善秦。是為魏從

也。則韓輕矣。主卑矣。 為于偽反。下為公。同。○上矣當作而。 秦已善韓。必將欲置其所

愛信者。令用事於韓以完之。是公危矣。 令力呈反。○完。謂完其約。 今公與安成

君為秦魏之和。成固為福。不成亦為福。 安成。韓人。按此一節。疑錯簡。當移秦魏之下。 秦魏之

和成。而公適兩束之。是韓為秦魏之門戶也。是韓重而主尊矣。

門戶。喻二兩國由之。 安成君東重於魏。而西貴於秦。操右契而為公責德於

秦魏之主。裂地而為諸侯。公之事也。若夫安韓魏而終身相。公

之下服。此主尊而身安矣。 操七刀反。相息亮反。○契折面為二。左待合面已。右可以責取責德。曾公仲主制和。為德於二國。今

責其報也。為之事。曾公仲宜有之事也。服亦事也。曾上宜為諸侯。下亦當終身為相也。 秦魏不終相聽者也。齊怒於

不得魏。必欲善韓以塞魏。魏不聽秦。必務善韓以備秦。是公擇

布而割也。 蓋先北反。○吳師道曰。齊當作秦。是矣。不得魏。則不得魏之和也。適。開

秦魏和。則兩國德公。不和。則兩國爭事。公所謂成。為福。不成亦

為福者也。願公之無疑也。 穆文照曰。秦魏和則見德。不和則爭事。此正微茫之界。非智者不能察。所以終孿子之意。

或謂公仲曰。今有一舉而可以忠於主。便於國。利於身。願公之

行之也。今天下散而事秦。則韓最輕矣。天下合而離秦。則韓最

弱矣。合離之相續。則韓最先危矣。此君國長民之大患也。 離。離之離力智

反。長丁丈反。○散。合。離。從約之散。合。合離之相續。曾六國與秦一合一離。相續不定。 今公以韓先合於秦。天下隨之。

(考異)坊本利上有夫字。得下無以字。韓經下無矣字。將下無欲字。曾作重之。主作之王。木布作稀。



〔考異〕坊本  
今天作令天  
一本韓與作  
韓以坊本便  
作權無計問  
有先字

是韓以天下事秦。秦之德韓也厚矣。韓與天下朝秦，而獨厚取  
德焉。公行之計，是其於主也至忠矣。朝直遙反。○天下不合秦，秦  
令而不聽。秦必起兵以誅不服。秦久與天下結怨構難，而兵不  
決。韓息士民以待其釁。公行之計，是其於國也大使也。難乃且反。  
昔者周倭以西周善於秦，而封於梗陽。周啓以東周善於秦，而  
封於平原。今公以韓善於秦，韓之重於兩周也無計。而秦之爭機  
也。萬於周之時。關君長曰：晉韓有秦好，則其重於二周無計。數而秦爭得韓之機會，萬於欲周之時。今公以韓為天  
下先合於秦，秦必以公為諸侯，以明示天下。公行之計，是其於  
身大利也。願公之加務也。

釐王 凡十  
六章

韓咎立為君而未定也。其弟在周。周欲以車百乘重而送之。恐

〔考異〕坊本  
以車作立車  
乘下無車字  
劉本因作曰

韓咎入韓之不立也。咎書舉乘繩證反。○韓咎，公子咎也。言恐以咎已入韓，不立其弟也。秦母恢曰：不如  
以百金從之。韓咎立，因以為戒，不立，則曰來効賊也。咎疑當作若，字  
立其弟，則因以百金為戒備，賊其弟也。關君長曰：咎既定位，則  
不立其弟，而必怨周，乃曰：此欲為賊，因來致之，以解說於韓。

五國約而攻秦。楚王為從長，不能傷秦。兵罷而留於成皐。魏順  
謂市丘君曰：五國罷，必攻市丘，以償兵費。君資臣，臣請為君止  
天下之攻市丘。市丘君曰：善，因遣之。從子容反，長丁丈反，罷音疲，下同。為

而當時屬秦者，故策在此。魏順南見楚王曰：王約五國而西伐秦，不能傷秦。天  
下且以是輕王而重秦。故王何不卜交乎？楚王曰：奈何？魏順曰：  
天下罷，必攻市丘，以償兵費。王令之勿攻市丘。五國重王，且聽  
王之言而不攻市丘，不重王。且反王之言而攻市丘，然則王之  
輕重必明矣。故楚王卜交而市丘存。令力

〔考異〕坊本  
市並作沛之  
攻下無市丘  
二字



韓人攻宋。秦王大怒曰。吾愛宋。與新城陽晉同也。韓珉與我交。而攻我所甚愛何也。新城陽晉。皆秦邑。蘇代為韓說秦王曰。韓珉之攻宋。

所以為王也。以韓之強。輔之以宋。楚魏必恐。恐必西面事秦。王不折一兵。不殺一人。無事而割安邑。此韓珉之所以禱於秦也。

為于偽反。說始說反。恐丘勇反。○以韓之強。輔之以宋。言韓并宋以事秦。安邑。魏地。秦王曰。吾固患韓之難知。一從一橫。此其說何也。從子容反。○一從一橫。謂離合不定。是所對曰。天下固

令韓可知矣。命力呈反。○韓下疑脫不字。言韓欲合於秦。而諸侯恐而離之。故離合不定也。韓固已攻宋矣。其西面事秦。以萬乘自輔。不西事秦。則宋地不安矣。乘繩證反。○言韓已攻宋。恐諸侯罪己。必事秦。以萬乘自輔。若不事秦。則雖得宋地。不能自安矣。是所以必事秦也。

中國白頭游敖之士。皆積智欲離秦韓之交。伏軾結勒。西馳者。未有一人言善韓者也。伏軾結勒。東馳者。未有一人言善秦者也。皆不欲韓秦之合者。力離

何也。則晉楚智而韓秦愚也。謂君長曰。晉楚欲離秦韓之交。是智也。秦怒韓之攻

圖晉楚請以決事。秦王曰。善。言圖人與為人所伺。利害明白。可以決絕韓與否。

或謂韓王曰。秦王欲出事於梁。而欲攻絳安邑。韓計將安出矣。事謂攻伐也。計將安出。言與秦手。與魏手。將中立乎。

秦之欲伐韓。以東關周室甚。唯寐忘之。今韓不察。因欲與秦。必為山東大禍矣。此與秦之害也。

秦之欲攻梁也。欲得梁以臨韓。恐梁之不聽也。故欲病之以固交也。王不察。因欲中立。梁必怒於韓之不與己。必折為秦用。韓必舉矣。願王熟慮之也。病之以固交。謂攻之深。使之憊創。不敢離秦。中立不助秦。亦不救魏也。為秦用。謂梁必與秦伐韓。此中立之害也。

不如急發重使之趙梁。約復為兄弟。使山東皆以銳師。戍韓梁之西邊。非為此也。山東無以救亡。此萬世之計也。重使之使所更反。復扶。又反。○此與魏之利也。秦之欲

(考異)高本所甚作甚所代作秦知矣作知也固作故坊本其西下無面字



〔考異〕坊本  
終作隆病作  
痛鑄動本同

并天下而王之也。不與古同事之。雖如子之事父。猶將亡之也。行雖如伯夷。猶將亡之也。行雖如桀紂。猶將亡之也。雖善事之。無益也。不可以為存。適足以自令亟亡也。然則山東非能從親。合而相堅如一者。必皆亡矣。并音併。王于况反。行下孟反。令力呈反。從子容反。○言秦實暴不可與。惟從親可以死也。謂鄭王曰。昭釐侯。一世之明君也。申不害。一世之賢士也。韓與魏。敵侔之國也。申不害與昭釐侯。執圭而見梁君。非好卑而惡尊也。非慮過而議失也。申不害之計事曰。我執珪於魏。魏君必得志於韓。必外靡於天下矣。是魏敵矣。諸侯惡魏。必事韓。是我俛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人之上也。夫弱魏之兵。而重韓之權。莫如朝魏。昭釐侯聽而行之。明君也。申不害慮事而言之。忠臣也。見賢通反。對呼報反。惡烏路反。信音伸。夫音扶。下除大夫餘音同。朝禮遙反。○關君長曰。敵對侔。均謂等與也。靡無也。言魏王恆禮尊之。以驕於諸侯也。今

之韓弱於始之韓。而今之秦強於始之秦。今秦有梁君之心矣。

而王與諸臣不事為尊。秦以定韓者。臣竊以為王之明為不如

昭釐侯。而王之諸臣忠。莫如申不害也。關君長曰。有梁君之心。言秦欲

昔者秦穆公一勝於韓原。而霸西州。晉文公一勝於城濮。

而定天子。此皆以一勝立尊。令成功名於天下。秦晉戰於韓原。見左氏傳十五年傳。晉楚

勝以百數。大之不王。小之不霸。名尊無所立。制令無所行。然而

春秋用兵者。非以求主尊成名於天下也。數色主反。下同。王于况反。下

昔先王之攻。有為名者。有為實者。

為名者攻其心。為實者攻其形。為于偽反。下為兩同。○攻其心。謂

吳與越戰。越人大敗。保於會稽之上。吳人入越。而戶撫之。越王

廿二



使大夫種行成於吳。請男為臣。女為妾。身執禽而隨諸御。吳人

果聽其辭。與成而不盟。此攻其心者也。會古外反。稽音雞。種章勇反。○

也。諸御。謂諸執事之人也。其後越與吳戰。吳人大敗。亦請男為臣。女為妾。反以

越事吳之禮。事越。越人不聽也。遂殘吳國。而禽夫差。此攻其形

者也。差初。佳反。今將攻其心乎。宜使如吳。攻其形乎。宜使如越。夫攻

形不如越。而攻心不如吳。而君臣上下少長貴賤。畢呼霸王。臣

竊以為猶之井中。而謂曰。我將為爾求火也。少詩照反。長丁丈反。○此

東孟之會。聶政陽堅刺相兼君。許異蹴哀侯而殮之。立以為鄭

君。韓氏之眾。無不聽令者。則許異為之先也。是故哀侯為君。而

許異終身相焉。而韓氏之尊許異也。猶其尊哀侯也。刺七亦反。相息

政刺。相韓傀。兼中哀侯。見前。哀侯疑當作懿侯。下同。懿侯。哀侯之子也。亮反。下同。○今日鄭君

不可得而為也。雖終身相之焉。然而吾弗為云者。豈不為過謀

哉。言今日韓君不可得而為懿侯之尊。雖貴如許異。而吾不為尊君云爾者。過也。此言諸臣不忠也。昔齊桓公九合諸侯。未

嘗不以周襄王之命。然則雖尊襄王。桓公亦定霸矣。九合諸侯

之尊桓公也。猶其尊襄王也。言桓公尊襄王而已亦貴也。今日天子不可得而

為也。雖為桓公。吾弗為云者。豈不為過謀。而不知尊哉。言今日以

不可得而為周襄王之尊。雖尊榮如桓公。吾不為尊秦云爾者。過也。此言韓王不明也。韓氏之士數十萬。皆戴哀侯

以為君。而許異獨取相焉者。無他也。諸侯之君。無不任事於周

室也。而桓公獨取霸者。亦無他也。任音王。○無他。言知所尊而已。今強國將有帝

王之豐。而以國先者。此桓公許異之類也。豈可不謂善謀哉。強

謂秦也。關君長曰。豐。謂龜裂為兆。言有帝王之兆。以國先。言以國先合於秦。愚謂以下言秦之利也。夫先與強國之利。強國

能王。則我必為之霸。強國不能王。則可以避其兵。使之無伐我。

(考異)高本  
章首止次也  
自為一章題  
東孟之會別  
為一章今從  
坊本坊本無  
而今之而字  
諸臣下無忠  
字高本程公  
上無秦字無  
此皆之皆字  
坊本成名作  
成王職作盛  
哀並作列一  
本上今日作  
今日高本下  
九合下無諸



後二字曾本  
天子作天下  
坊本為桓公  
下有然而二  
字高本上無  
他下無也字  
曾劉本今與  
強國下無強  
國二字

然則強國事成。則我立帝而霸。強國之事不成。猶之厚德我也。今與強國。強國之事成。則有福。不成。則無患。然則先與強國者。聖人之計也。

韓陽役於三川而欲歸。足強為之說。韓王曰。三川服矣。王亦知之乎。役且共貴公子。為于偽反。說始說反。○鮑彪曰。役。役人。公子。謂陽等輩。實言立之為君。王於是召諸

公子。役於三川者而歸之。

秦大國也。韓小國也。韓甚疏秦。然而見親秦。韓計之非金無以也。故賣美人。疏疎通。下同。見賢遍反。下同。○言韓陰謀秦。而陽示親之計之。以為非金無以見親。故賣美人以給之也。美人之賈

貴。諸侯不能買。故秦買之。三千金。韓因以其金事秦。秦反得其

金與韓之美人。韓之美人因言於秦曰。韓甚疏秦。賈音嫁。○鮑彪曰。美人怨韓賣之。又故客

從是觀之。韓亡美人與金。其疏秦乃始益明。言韓計之甚疎也。故客

有說韓者曰。不如止淫用。以是為金以事秦。是金必行。而韓之

疏秦不明。美人知內行者也。故善為計者。不見內行。說始說反。內行之行。下孟反。○

張丑之合齊楚。講於魏也。謂韓公仲曰。今公疾攻魏之運。魏急

則必以地和於齊楚。故公不如勿攻也。魏緩則必戰。戰勝攻運

而取之易矣。戰不勝。則魏且內之。公仲曰。諾。易以說反。內音納。○言魏與齊楚戰。勝則兵敵。故取

則盍觀公仲之攻也。關君長曰。公仲不攻齊楚。恐因講於魏而不

告韓。恐丘勇反。○齊楚恐韓魏合。因報韓而講於魏。故不告也。

或謂韓相國曰。人之所以善扁鵲者。為有臃腫也。使善扁鵲而

無臃腫也。則人莫之為之也。相息亮反。為有之為于偽反。下為惡。同。○莫之為之。言無為善扁鵲也。今君

無臃腫也。則人莫之為之也。

今君

（考異）坊本  
無然字韓亡  
作韓之金以  
作金面

（考異）坊本  
運作耶



〔考異〕坊本  
章首無或字  
願君作願公

以所事善平原君者為惡於秦也。而善平原君乃所以惡於秦

也。願君之熟計之也。惡如字，又烏路反。○以所惡當作所以言使韓不

韓相公仲使韓侈之。秦請攻魏。秦王說之。韓侈在唐。公仲死。韓

侈謂秦王曰。魏之使者謂後相韓辰曰。公必為魏罪韓侈。韓辰

曰。不可。秦王仕之。又與約事。相息亮反。說音悅。使者之使所更反。下同。為于

自說之言。疑侈謂聞。便字。侈今在秦。故為反。○唐蓋秦地。國君長曰。韓侈在唐。且似非

使者曰。秦之仕韓侈也。以重公

仲也。今公仲死。韓侈之秦。秦必弗入。入又奚為挾之以恨魏王

乎。韓辰患之。將聽之矣。今王不召韓侈。韓侈且伏於山中矣。之

是之權也。謂自唐之國都也。國君長曰。挾。謂韓侈有秦也。恨。蓋謂

韓民相齊。令吏逐公疇堅。又怒於周之留成陽君也。秦王曰。何意寡人如

〔考異〕坊本  
無一入字

與氓不善者。去韓之秦而過周也。謂韓氓曰。公以二人者為賢人也。所入之國。因用

之乎。則不如其處小國。處昌呂反。○以猶以為也。小國謂周。蓋堅亦在周也。何也。成陽君為秦

去韓。公疇堅楚王善之。今公因逐之。二人者必入秦楚。必為公

患。為秦之為于偽反。○為秦法韓。謂為秦善。之去韓。因逐之。謂因二人在周而逐之也。且明公之不善於天下。天下

之不善公者。與欲有求於齊者。且收之以臨齊而市公。謂君長曰。公之不善

或謂山陽君曰。秦封君以山陽。齊封君以莒。齊秦非重韓。則賢

君之行也。今楚攻齊取莒。上不交齊。次弗納於君。是棘齊秦之

威而輕韓也。行下孟反。○納猶致。謂弗致莒於山陽君因使之楚。蓋使客

趙魏攻華陽。韓謁急於秦。冠蓋相望。秦不救。韓相國謂田苓曰。

致音

也。

〔考異〕高本  
又作大坊本  
君下無也字

〔考異〕坊本  
章首無或字  
高本上不問  
有反字



(考異)坊本  
王使作主使  
公曰作公言  
彼韓作使韓

(考異)高本  
無使字

事急。願公雖疾。為一宿之行。田苓見穰侯。穰侯曰。韓急乎。何故。

使公來田苓對曰。未急也。穰侯怒曰。是何以為公之王使乎。冠

蓋相望。告敝邑甚急。公曰。未急。何也。華却化反。下同。相息亮反。使所吏反。

以公為王使乎。言不使他人。田苓曰。彼韓急。則將變矣。言將變。而他從。穰侯曰。公無見王

矣。臣請令發兵救韓。八日中大敗趙魏於華陽之下。令力呈反。敗必遇反。

韓氏遂向晉於周。向舒亮反。下同。使同逐之也。周使成恢為之謂魏王曰。周必

寬而反之。王何不為之先言。是王有向晉於周也。魏王曰。諾。為

偽反。下同。○有向晉於周。言晉在周為魏用也。成恢因為謂韓王曰。逐向晉者。韓也。而還之

者。魏也。豈如道韓反之哉。是魏有向晉於周。而韓王失之也。君

長曰。豈如之句。恐晉在之也。下。恐謂。道由也。王失之王疑衍。韓王曰。善。亦因請復之。亦。亦魏也。

張登謂費縹曰。請令公子牟謂韓王曰。費縹西周讎之。東周寶

之。此其家萬金。王何不召之以為三川之守。是縹以三川與西

周戒也。必盡其家以事王。西周惡之。必効先王之器以止王。費

秘。令力呈反。守手又反。盡津忍反。惡烏路反。○關君長曰。與西周戒。猶為西周之備。恐謂三川近西周故也。謂韓王之辭。止于此。韓王必為之

西周聞之。必解子之罪。以止子之事。言韓以縹為三川守。西周聞之。解釋仇讎。以止為守之事。此言其効也。

魏王為九里之盟。且復天子。九里地名也。是時七國稱王。不以周為天子也。故孟子亦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

也。以不仁。周既亡矣。故今將復之也。房喜謂韓王曰。勿聽之也。大國惡有天子。而小國

利之。王與大國弗聽。魏安能與小國立之。惡烏路反。

### 桓惠王 凡一章

建信君輕韓熙。趙敖為謂建信君曰。國形有之。而存。無之。而亡

者。魏也。不可無而從者。韓也。為于偽反。從子容反。下從則同。○建信君。趙人

勢。有魏則存。無魏則亡。又不可無以合從於韓也。今君之輕韓熙者。交善楚魏也。秦見君之

(考異)坊本  
九里作九重  
韓子作曰里  
房作彭韓作



交。反善於楚魏也。其收韓必重矣。關君長曰、韓無趙魏之交、則必合之重矣、言其為救援、從則韓

輕。橫則韓重。則無從輕矣。韓從則無秦而輕、橫則有秦而重、則韓必不從、輕矣、言韓必合秦、秦出兵於

三川。則南圍鄆。蔡邵之道不通矣。魏急。其救趙必緩矣。秦舉兵

破邯鄲。趙必亡矣。三川、韓地、鄆、魏地、蔡邵、皆近、統地、言秦韓合之害如此、故君收韓。可以無憂。原

也、言趙合韓、則無為秦所伐之憂、隙也、趙合韓、則自不輕韓、照、故令建信收韓也、

### 凡十六章

戰國策正解卷八 終

甲府 佐野 通正 校字



